# 春秋穀梁經傳補

春秋定公經傳第十補注第二十三

定公亦襄公子昭公弟公子宋也以敬王十一年卽位

穀梁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元年春王三月

徐邈曰案傳定元年不書正月言定無正也然則改元卽位在于此年故不可以不書王書王必有月以承之故因其執月以表年首爾不以謹仲幾也補曰凡執史皆書月而此之仍史文書月者其義不從執起徐注是也或疑執仲幾若適在正月父此年或竟春無事豈得無正此皆文外巧辯非所疑也舊本三月二字退在下晉人上以王字斷句與桓元年同識今改正之并移下條徐注於此公羊此年亦以王字斷句孔廣森本改正

不言正月定無正也

補曰言十二公惟定無正隱雖十年無正元年猶有之

定之無正何也

補曰據莊公有正月

昭公之終非正終也

死在外故

定之始非正始也

補曰始謂卽位卽位者一國之始定卽位不在正月是非正始故無正凡元年之正月為卽位書也莊雖不書卽位而正月實卽位故桓非正終而莊猶正始是以有正月

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

補曰上言非此言無則此謂春秋之立文也言春秋於昭定終始之際因事見義昭無正終之文故定亦無正始之文明後君當念先君不得安然自正其位也凡非繼正爲君者有正月則以不書卽位爲義言不忍卽位也無正月則以不書正月爲義言不敢同於正始也

不言卽位喪在外也

補曰此又承上定之始非正始言之正月所以不卽位者緣喪在外未殯也明定實不卽位故不言卽位與莊閔僖不同非謂此處有言卽位之理也傳申言此者因以見卽位之文史所本無君子更爲去正月以著義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晉執人於尊者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言其執不書所歸補曰此本杜預也疏門溥氏駮云仲幾之罪自當委之王吏非諸人所執依傳云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議執不幾無所歸晉執曹衞在他處並可言歸若晉人執仲幾于宋師復何得言歸于京師若如此論何以通平范荅云晉城成周宋不卽役晉爲監功之主因而執之此自晉人之事安得委之王吏傳當以執人於尊者之所而不以歸於王之行司故議之非言其不可以執晉執曹衞之君各於其國而並不書國者以其歸于京師故也

今執仲幾不書所歸唯與其地者此晉自治之效若使歸于京師與執諸侯同是君臣無別也今直以執在京師不可言歸此義猶自未過上言城成周序仲幾於會此言歸于京師其言足證天王居于狄泉在幾內而別處若上言城成周下稱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具見執之異處而歸天子今晉人於尊者之側而執人以歸自治於國故春秋不與其專執地於京師文烝案此條左傳與經違異杜作註又自異其傳而語殊不安范用杜而力中之皆節說也今偏錄以見其失當以薄叔元義爲長○撰異曰此幾公羊或作機

此大夫

補曰文承上城足明其爲晉大夫此字下各本衍其字今依唐石經呂本中集解本張洽集註俞皋集傳釋義本刪正

其曰人何也微之也

補曰疏曰大夫當稱名而大夫相執無稱名之例因此見義明大夫相執不書書則微之見伯討失所故傳云云非謂大夫相執得見於經

何爲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

補曰疏曰仲幾雖逆命當歸王之有司今晉大夫執人於尊者之側故地于京師以見尊稱人以見微

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補曰疏曰諸侯執人稱侯以執者非伯討稱人以執者爲伯討今此稱人非伯討者伯討宜施諸侯若大夫則不得也李廉曰此條

以事言之則以王事討有罪以義言之則大夫專執人於王側而不歸之王吏故春秋亦不與以伯討文烝案公羊謂仲幾不衰城與左傳同衰謂差次受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補曰左傳曰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云云

殯然後即位也

周人殯于西階之上補曰丁卯殯然後戊辰即位此句解經已了下文反覆申明之

定無正見無以正也

補曰無以正者正月不即位是無以正

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

謂昭公在外故補曰故猶舊也正月不即位則不言公即位而公之稱猶屬故公故書曰公之喪也此解上公字蘇轍得其意

言即位是無故公也

補曰文公成公等正月言公即位所謂公者非復故公矣此戊辰之文與彼相當解下公字也

即位授受之道也

先君見授後君乃受故須柩在殯乃言即位補曰位者先君所授後君所受起下問何意也注非也此自過凡即位者言

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

補曰申上踰年不言即位二句

先君有正終則

後君有正始也補曰申上言卽位二句戊辰公卽位謹之也補曰謂謹

日公羊曰卽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定之卽位不可不察也補曰疏曰卽位雖同

而時義有別理有所見見必有意故日不可不察公卽位何以日也據未有日者戊

辰之日然後卽位也補曰言其遲緩失正月卽位時癸亥公之喪至自

乾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卽位也癸亥去戊辰六日怪不卽位正君

乎國然後卽位也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須殯而後言卽位補曰君先君

也正君乎國卽下引沈子正棺楹閒語是其事也以明卽位必於殯沈子曰正棺乎兩楹

之閒然後卽位也兩楹之閒南面之君聽治之處補曰何休曰正棺者象旣小斂夷于堂昭

公死於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故示盡始死之禮禮始死于北牖下浴於中霤飯含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夷

於兩楹之閒大斂於阼階殯於西階之上祖於庭葬於墓尊孝子之思動以遠也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

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夷而絰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卽位文烝棻上傳言殯

然後卽位謂五日殯而成服也而此言正棺兩楹之閒
以三日夷而經爲節者蓋況子大概言之耳鄭君以爲
正棺卽殯故雜記注曰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
閒尸亦俠之於此皆因殯焉殯必於兩楹之閒者以其
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孔廣森曰周
人殯於西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閒魯有王禮肆時
天子殯故多雜殷法檀弓曰殷朝而殯於祖而左氏說魯
喪殯廟卽殷法也鄭禮注及孔說俱有理故並述爲書
顧命成王以四月乙丑崩于路寢大保逆子釗不言逆
王至大斂之明日癸酉布設既畢將授册命始稱王麻
冕黼裳由賓階階及受册命畢乃稱王出在應門之內
白虎通以爲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也然則殯而卽位者
天子亦然明尊也公皆然但他公既有殯後卽位之禮
又有元年正月卽位之事定公値事之變葉夢得謂以
喪羨之嗣位遂正朝廟之君位是其異也杜預釋例曰
昭公喪在外踰年乃入故因五日改殯之節國史用元
年卽位之禮因以此年爲元年其說是也公羊曰癸亥
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卽位正棺
於兩檻之閒然後卽位子況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卽位
與此文互異俞樾語予彼定字亦當讀爲正書堯典定
四時史記作正國語正卒伍漢書作定二字古多通用
也公羊與穀梁文雜互異義實相同古經師口授但求

大旨之無乖不斤斤於字句閒如此何休既失定字之讀孔廣森尤不然矣內之大事日補曰
如公夫人覺葬之殯卽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補曰問凡正月卽位者何
以不詳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補曰元年卽位必在三朝月正元日著自帝典言正
月足明其爲朔矣本非正朔不須遡朔言朔此則其日何也補曰怪獨謹此著之也
欲存所見何著焉踰年卽位厲也厲危也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卽位危故日之補
曰不謹日則無以見其危於厲之中又有義焉先君未殯則後君不得卽位補曰於此危
文又因見義義者下文所云是焉或作也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
諸臣乎以輕喻重也雖爲天子所召不敢背殯而往況君喪未殯而行卽位之禮以臨諸臣乎
人有喪魯人有喪補曰疏曰並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
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
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補曰弔周喪必諸侯自親之以有父喪未殯故

不弔疏曰既殯君乃奔喪也先殯其父後奔天子喪者亦是不奪人之親門外之治義斷恩門內之治恩掩義至如伯衛越紼赴金華之重不拘此例文烝案傳以魯人述魯事不知其當何王何公觀此傳則知經所書大夫弔者非禮又因知會葬亦當親往而經所書葬或大大或卑者皆非禮矣五經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為得禮許慎謹案易下邳侍其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容說為近禮

**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

周道向明無愧于不往補曰鄭君詩箋曰下猶後也成康周道之盛左傳曰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

**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補曰定公為昭公弟以弟繼兄猶以子繼父其義不異也自周人有喪至此又申上未殯四句意前篇言春秋之義不以親親害尊尊義斷恩也此言君雖至尊不敢去父殯而往弔恩掩義也◯考諸喪服傳於父於天子於君妻於夫妾於君皆曰至尊也於祖父母於曾祖父母亦曰至尊也於母對至尊言曰私尊也於妻曰至親也凡尊親之理

以是而推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補曰左傳季孫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方范以爲昭亦書葬則隱閔之不葬非舊史以葬不成禮而不書明矣

九月大雩雩月雩之正也補曰重釋例者將詳論雩道故重釋以發端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爲非正何也冬禾稼既成猶雩則非禮可知秋禾稼始苗嫌當須雨故問也補曰雩字下之字上各本又衍雩字今依唐石經余本張洽曰集註俞皋集傳釋義本刪正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邵曰凡地之所生謂之毛公羊傳曰錫之不毛之地是也言秋百穀之潤澤未盡也人力未盡謂耕耘之功未畢補曰明凡書秋者皆七月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

補曰艾穫也疏曰是月不雨則無及者謂八月求雨雩
而得之則書雩明有所及故也是月雩不必有雨而曰
無及者八情之意欲其有得故以兩月請是年不艾則
無食者指謂九月之雩雩而得雨是年有食雩不得雨
則書旱旱則一歲無食故曰是年傳於仲秋言
月季秋書年年月之情以表遠近深淺之辭也
雩之必
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
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
補曰人無禮無以立
禮之行以辭讓也
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
之
補曰舍釋也去也除也置也案此與乞為重辭求為
得不得未可知之辭義皆相貫程子不為妻求封或
問今人陳乞恩例以為本分曰只為而今道慣乞字因
問陳乞封父祖如何曰此事體又別讀傳宜知此意
焉請哉請乎應上公
補曰疏曰魯與天子同雩上帝上
帝既雩及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
故言請乎應上公天尊不
敢指斥故請其爵神也
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
陰陽
補曰生通陰陽殁而為神謂之神人也物曰怪人
曰神相似而異風俗通引傳曰神者申也怪者疑

也申卽信字明無可疑

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

道之謂君必爲先也其禱辭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誘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禱亦請也此卽請辭也補曰案成七年疏曰鄭釋廢疾去冬及春夏案春秋說考異郵三時雖有禱禮無雩祭之事雖四月龍星見始有常雩耳故因載其禱請山川辭云云與此注七何同雖大旱作天旱何誘作何依此疏曰考異郵說傳公三時不雨禱于山川以六過自責又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此注所云其禱辭或亦用之故引以明之耳

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詒託猶假寄補曰再言是以重之者前過論請道之重此專指君親請禱之重案傳惟言八月九月爲雩之正不言孟夏之雩者龍見常祀非是旱雩經無書六月雩者故傳亦不及也疏曰聖八重請請必爲民民之本務在於春夏春夏所穀必先嚴其犧牲具其器物謹脩其禮冀精誠有感故一時盡力專心求請求請不得失時時在孟夏之節是月有雨先種得成茂實後種更生故重其時時過以往至於八月九月乃是雩之時節也

立煬宮

煬宮伯禽子廟毀已久補曰案史記爲公伯禽子考公魯考公弟煬公熙

立者不宜立

**者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此不日與武宮異故發之范例宮廟有五文有詳略見功有輕重丹楹功少故書時刻桷功重故錄月范荅薄氏云考宮書月比丹楹爲重武宮書日者范云始築之事煬宮不日比武宮焉輕此例以宮言之也立廟之例以立言之在不宜立中不宜立例有四文烝案左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冬十月隕霜殺菽**建西之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補曰此本杜預也何休曰菽大豆泛勝之種植書曰大豆保歲易爲宜廣雅小豆別名荅也劉向以爲周十月今八月消卦爲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出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撰異曰菽左氏又作叔陸淳纂例本作叔云公羊作菽

**未可以殺而殺舉重**舉殺菽則殺草可知**可殺而不殺舉輕**不殺草則不殺菽亦顯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是也補曰重發傳者草名有所主也**其曰菽舉重也**補曰中言以結之疏曰隕霜二文不同故范特爲一例以文烝案傳釋二文甚明公羊皆謂之記異此是災菽而以異書以爲異大乎災何休遂以爲獨殺菽不殺他物杜詁引集義曰誤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補曰此本杜預也明堂位說

解補曰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鄭君曰言如天子之制也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此經雉門卽桓三年傳之闕門謂之闕門者以此門兩旁有兩觀故也爾雅曰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雙闕卽兩觀也兩觀亦卽周禮左傳之象魏以其中央闕然爲道而其上縣法象狀魏巍然高大使萬民觀之故曰闕曰象魏曰觀也亦卽禮記之臺門左傳之門臺蓋兩邊築闕爲基基上起屋謂之臺臺門亦曰門臺也公羊裁子家駒對昭公以魯兩觀爲僭天子禮何休曰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準此言之魯雉門既如天子制而兩觀又直僭天子也何氏說此經以爲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定公不去其失故天災之疏引劉向云雉門天子之門今魯過制故致天災說與何同劉雖不言兩觀爲僭當亦不異公羊也○劉敞以爲天子亦三門戴震申之謂天子有皐應路諸侯有庫雉路皐門天子之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門天子之中門雉門諸侯之中門異其名殊其等門數則同皆三朝皆三門也

其不曰雉門災

及兩觀何也據先書雉門則應言雉門災及兩觀鄭嗣曰據災實從雉門起應言雉門災及兩觀

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始災者兩觀也鄭嗣曰今以災在兩觀下使若兩觀始災者不以雉門親災補曰公羊曰主災者兩觀也何休曰時災從兩觀起又曰兩觀微也不以微及大也何休曰門為其主觀為其飾故微也

先言雉門尊尊也欲言兩觀災及雉門則卑不可以及尊災不從雉門起故不得言雉門災及兩觀兩觀始災故災在兩觀下也鄭嗣曰欲以兩觀親災則經宜言兩觀災及雉門雉門尊兩觀卑卑不可以及尊故不得不先言雉門而後言兩觀欲令兩觀始災故災在兩觀下兩補曰注三引鄭嗣以存異說范意則與何休同也劉勰曰春秋辯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略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其婉章志晦諒以遂矣尚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即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此聖人之殊致表裏之異體者也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補曰月者重其作何休曰月者久也當即脩之如諸侯禮言

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此災而更脩嫌與作南門異故發傳以同之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不正謂更廣大之不合法度也嫌當譏而以雉門親新作之下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改舊雖不合正脩飾美好之事差可以雉門親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補曰左氏賈逵注曰刺緩朝見辭失所不諱罪己劉炫謂公以六月即位此年便往於事未爲緩晉何以辭之此後更無謝罪之處明年會次依常乃復之意不可縣知劉說是也但其事不可知其義則亦常以恥之爲義從著有疾之例也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疏曰昭公四如晉并有疾爲五皆不月公不入晉則無危也昭即位二年而脩朝禮乃爲季氏所譖使不得入公無危懼之意猶數數脩朝於晉晉雖不受朝公無危懼之理今定立三年始朝於晉晉責其緩慢不受其朝公懼而反非必季氏所譖公有負於晉而心內畏懼故危錄之文烝案昭既無危文何以危定乎疏說紆蔓而鑿孔說爲允

三月辛卯邾子穿卒○撰異曰三月左氏及唐石經公羊磨改作二月徐彥曰公羊穀梁皆作三月左氏作二月未知孰正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地名補曰當云地闕邾本子爵而喪未踰年亦稱子辭竊則同也不日者哀元年何忌伐邾渝盟與眛同義也既不日又不月者蓋以眛是公盟此是大夫盟故特異之○撰異曰拔公羊作枚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補曰地而後侵疑辭也與哀同滕班在頓胡下與昭四年異月者義見昭四年注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補曰凡書以歸者不殺之也殺則書殺若君死於其位則但書滅國與滅爲亦也滅卑國例月此日者爲以其君歸後文許頓胡三國亦同也曹邾書入故或日或不日○撰異曰姓左氏文作生公羊姓上有歸字後並同段玉裁曰歸姓即歸生也音義三姓字皆音生一音如字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召陵會劉子諸侯總言之也皐鼬地名不日者後楚伐蔡不能救故補曰此當云鄭地注首二句本杜預齊國夏亦包在內陸淳劉敞說非也○撰異曰皐鼬公羊作浩油陸淳纂例公羊作浩由案鹽鐵論作諸鼬

一事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公畏強楚疑於侵之故復者更謀也補曰疏曰案傳例地而伐疑辭今經言會于召陵侵楚則疑於前會不關於後而云志於後會後志疑者楚當時爲吳所用削弱易可得志今一會之中十有九國衆力之彊足以服楚不敢深入淺侵郊竟則責諸侯之疑居然可曉公疑於楚強是謂無勇故會盟二文並見會公外內之疑兩顯文烝案傳解經加言公及也凡前目後凡之文言諸侯之大夫則內別出大夫名氏言諸侯則內不

別出公此通例也僖之篇盟薄盟宋皆言公會諸侯其上無公是後至之文今此上既言公會又言公及一事也而再出公與後至書會之文不異是明公志於後會矣公實不後而志於後者其志有所疑謂楚不可侵也上地而後侵見晉之疑此復出公見公之疑內外互見明會盟皆不足善其後晉不救蔡致使請救於吳晉無能甚矣以王臣之重十八國之衆而從渝盟不日之例則春秋之意不可見乎書及者上言公會明外爲主故此從以內及外常文也陳則通曰自幽以後伯主之大盟皆書會天下有伯而諸侯始合也至皋鼬書及天下無伯而諸侯始散也陳說亦得兼遍鹽鐵論曰春秋存君在楚話鼬之會書公殆夷狄也彼意謂侵楚有危爲公危錄蓋用公羊家舊說與傳異也傳一事二字各本誤作後亠字涉下二何而誤義不可通今依唐石經余本俞皋集傳釋義本改正

杞伯成卒于會○撰異曰成公羊作戊或又作戌音恤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補曰容城楚地

**秋七月公至自會**補曰此二事偶則以後事致之例實亦未滿二時月者何休曰爲下劉卷卒

**劉卷卒**劉采地補曰此注贊劉敞曰何以不言爵畿內之君也不世爵故不與爵稱也王者之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於經未有以言之觀乎劉卷卒則可信矣故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從正也葬稱公主人之事也文烝案劉云大夫不世爵內諸侯祿外諸侯嗣皆王制文與公羊言大夫不得世世卿非禮合左氏說卿大夫皆世父祿賢則世位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左氏義爲備傳云寰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故卒不言爵所以相別趙匡得之

**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

**此何以卒也**天子畿內大夫有采地者謂之寰內諸侯非列土之諸侯雖賢猶不當卒補曰書禹賈說虞夏之制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胡滑曰男始言邦則王官雖得以本爵自君其采邑而不敢稱邦可知

**天王崩爲諸侯主也**昭二十二年景王崩嘗以賓主之禮相接能爲諸侯主所以爲賢補曰疏曰傳又云爲諸侯主故書卒則書卒不關其賢而范例云非列土諸侯而書卒者賢之也賢之一文而義當兩用上言不卒而得書卒之意下言賢猶不當卒以其爲諸侯主明賢之義故得

書卒反覆二事皆是為賢故例復云賢之文烝案史書卒者彼來赴也彼來赴者以其嘗為我主也故君子取其義而傳明之也王崩為主者前此多有其卒皆不赴魯今此會盟相接近在本年情尤親故赴也不日者卒之已是加錄不復須日故略去舊文與王子虎同也尹氏亦為主而日者甫為主而即卒恩痛尤深故不去日也傳於尹氏曰於天子之崩為魯主於此曰天王崩為諸侯主互文而同義公羊於尹氏曰天王崩諸侯之主於此曰我主之亦互文而同義公羊於此不言王崩者省文也何休孔廣森遂滋異解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補曰昭十二年狄晉此承楚圍蔡從平文猶襄二十五年鄭公孫夏伐陳亦是狄鄭之後為平文也蘇轍曰晉雖秉諸侯而蔡未有國滅之禍輕重異也文烝案前篇狄晉其義深遠但以滅不滅較輕重非經意○撰異曰圉公羊作圄虞公羊或作吳案古讀虞若吳

葬劉文公補曰疏曰葬之者明亦為賢之有宋地比之議外諸侯故書葬文烝案以賢錄葬異之於尹氏

王子虎或升氏王子虎魯不會史所本無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敗績

補曰吳楚交兵楚主吳客反以吳及楚者吳爲蔡以順蔡侯之文吳初進稱子文順進文也此戰楚囊瓦帥師不稱及楚囊瓦帥師戰又不稱及楚師戰但略稱楚人敗乃稱師下出奔乃見囊瓦名氏皆從城濮例者皆順及文也順之者盈之也後有存楚文則此不嫌抑楚或謂長岸以來楚復以書人爲例非也伯舉楚地○撰異曰伯左氏作柏古通用舉公羊作莒陸眘纂例唯云公羊作伯莒

吳其稱子何也

補曰何休曰據滅徐稱國

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

貴謂子也補曰李廉曰宋以四國公以楚師傳皆曰以者不以云云此曰舉其貴則又變不以之例蓋所以雖同而事則異觀於吳進書爵則無譏矣春秋所以不可一槩論也案此說與家鉉翁同

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

補曰據公會吳伐齊不舉貴者

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

補曰攘卻也能憂中國善行可進故因蔡侯之以之則舉其貴

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

胥父誅于楚也子胥父伍奢也爲楚平王所殺補曰子胥伍員誅討也責讓殺戮皆言誅挾
弓持矢而干闔廬見不以禮曰干欲因闔廬復父之讐補曰注本何休何又曰挾弓者懷格
意也闔廬卽光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子胥匹夫乃欲復讐於國君其孝甚大其心甚
勇爲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爲匹夫
興師補曰何休曰必須因事者其義可得因公託私若以匹夫興師討諸侯則不免爲亂且事君
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弗爲也補曰君爲匹夫興師是虧
君義言輕君而重父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囊
瓦求之正是日謂昭公始朝楚之日補曰正當也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
南郢南郢楚都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用事者禱漢水神補曰公
羊曰用事乎河傳聞誤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焉
補曰老子曰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又曰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楚

人聞之而怒爲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
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
補曰何休曰猶曰若是時可
興師矣徼發初欲興師意
爲是興師而伐楚
補曰何
休曰不
詩與子胥俱者與君爲重文烝案公羊曰父不受誅子
復讐可也疏曰傳稱子胥云斷君之義復父之讐未論
子胥是非公羊左氏論難紛然賈逵服虔共相教授戴
宏何休亦有脣齒其於此傳開端似同公羊及其結終
不言子胥之善夫賁父事君尊之非異重服之情理宜
共均既以天性之重降於義合之輕故忠臣出自孝子
孝子必稱忠臣令子胥因一體之重忽元首之分以父
被誅而痛戀胥髓得耿介之孝失忠義之道而忠孝不
得並存傳不善子胥者兩端之閒論忠臣則傷孝子之
恩論孝子則失忠臣之義春秋科量至理尊君卑子藉
胥有罪明矣君者臣之天天無二日士無二王子胥失
吳网之兵戮楚王之尸可謂失矣雖得壯士之偏節失
純臣之大道傳舉見其爲不言其義蓋吳子爲蔡討楚
申中國屈夷狄非直申子胥之情不嫌子胥得善也
何以不言救也
據實救蔡補曰伐
楚所以救蔡也
救大也
夷狄漸進未
同於中國補

曰疏曰案狄救齊亦是善書事而得書救者狄雖書救未
得稱人許夷狄不使頓備也今吳既進稱子復書曰救
便與中國齊蹤故不與救若書救當言吳子救蔡蔡侯
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文烝案不書其救而書禁侯
之以仍不投其救之實也舉其貴以進之又不言救以
抑之猶宣十一年明楚之討有罪又不使夷狄爲中國
皆經世之
深意也

楚囊瓦出奔鄭

知見伐由己故懼而出奔補曰報戰而奔
兒其逃軍與先度同義言出者從伯舉去
猶楚竟也杜預京相璠輿地之學自當則
爲一家而某地屬某國別治經者宜知

庚辰吳入楚

〇撰異曰楚左氏作郢案凡人國皆書國齊
此以楚郢地名書劉知幾曰豈左氏之本獨
爲謬歟陸淳曰說也注克寬曰恐因昭三十一年傳吳
其人郢之文而誤也左傳於後十五年亦曰吳之人楚
也則當
作楚

日入易無楚也

補曰傳例曰入惡入者也此文
去子從狄稱惡入可知不假具
日故知日入
易無是也

易無楚者壞宗廟從陳器撻平王之墓

鄭
嗣
曰陳器樂縣也禮諸侯軒縣言吳人壞楚宗廟從其樂
器鞭其君之尸楚無能亢御之者若曰無人也補曰周

禮小胥鄭注曰軒縣三面其形曲鄭君曰象去南面辟王也

何以不言滅也

據宗廟既毀樂器已徙則是滅也

欲存楚也

補曰書入見其滅但書入又欲見其不滅

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

補曰昭王自鄖西涉睢也

父老送之曰寡人不侫亾先君之邑

補曰邑國也散文通左傳楚鬪廉曰日虞四邑之至杜預曰四邑隨絞州蓼也邑亦國也

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

補曰且將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凡言入者皆居於州島之上與其曲偎中也案此陸贄所謂楚昭以善言復國也故勸德宗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卒使遠近感奮用定唐之多難

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

補曰此者指上語

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

雍曰吳勝而騙楚敗而奮補曰案吳闔廬時孫武典兵仁義機權其法詳備而楚父老二語足以勝之可以識用兵之本故淮南子曰百人之必死賢於萬人之必北又曰兵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

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

楚復立也補曰因楚能存故欲存楚賈子曰楚昭王當房而立歟然有寒色曰

天案曰醜與醜同說文醜小解也繫辭卮也

白虎此說解樂義

寡人朝飢時酒二醞重裘而立猶憯然有寒氣將奈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振飢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致死於寇闔閭一夕而五徙臥不能賴楚臾師而去昭王乃復

何以謂之吳也據戰稱子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補曰王母伯嬴也闔閭盡妻後宮亢至伯嬴伯嬴持刃拒之劉向列女傳載其事蓋者承上語辭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補曰公羊同左傳亦有其事秦穆為晉所敗亂人妻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所以為狄也吳入楚君妻君妻大夫之妻大夫妻吳所以反狄也白虎通論周代五霸秦穆吳闔閭並列春秋於二君但有狄文何霸之足云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撰異曰三月公羊作正月段玉裁曰蓋誤字葢陸淳纂例所據已誤

夏歸粟于蔡

蔡侯比年在楚又爲楚所圍饑故諸侯歸之粟補曰此本杜預杜無侯比以下六字當刪之末何杜作饋歸杜誤也粟者禾實也粟實曰米

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

補曰周禮大司徒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鄭君曰移民辟災就賤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春秋歸粟于蔡是也

孰歸之諸侯也

補曰蓋傳亦在內

不言歸之者專辭也

不言歸之者主名若獨是錄也補曰雖魯不在亦孫

義邇也

言此是邇近之事故不足具列諸侯補曰注非也義謂公義邇者引而近之言此是諸侯公義之緣春秋引而近之義比諸內事猶交隱內桓師深美之也此申上何幷通前篇三專濟言之

於越入吳

舊說於越夷言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其不能蘇中國故以本俗名自通補曰此記越事也逸周書王會有於越明其國本自稱於越與楚吳稱之異前自楚吳言之故曰越此自越言之故曰於越皆從主人也陳岳劉敞戴溪李廉汪克寬說近是越入皆無月日皆略之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傳例曰大夫不日卒惡也意如逐昭公而日卒者明定之得立由于

意如春秋因定之不惡而書日以示議亦猶公子翬非
桓之罪人故於桓不貶補曰此本鄭君釋廢疾見隱元
年疏其說非也定固不以意如爲罪人而書日以卒非
欲見此意也翬不去公子固明桓不以爲罪人而翬弒
君意如遂君翬不書卒意如書日以卒非所以爲比也
如其說則叔孫得臣宣亦不以爲罪人何以不書日明
書日之意不論其君之以爲罪否也書日自是常例所
以從常例者前書意如會荀櫟荀櫟唁公則遂君事已
有所見不嫌得無惡故此得仍史文從常例也叔孫得
臣與闕乎弒君而其惡未有所見故須去日以著之公
子益師俠之惡亦無所見無侅之惡又不止入極恐其
不明故皆去日公子牙之惡亦無所見而從常例書日
者彼順下諱文其諱者亦以其有所見也左傳曰六月
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不書于房從經蜃
例者行東野非公家
之事史本不地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補曰不敢婼之子叔孫成子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補曰陳則

邁曰紀侍魯而誤於魯黃侍齊而誤於齊許侍楚而誤於楚可為侍人而人不足侍者之戒○撰異曰速公羊作遫同後同

二月公侵鄭 補曰陳傅良曰自宣之季年凡伐不言公魯無君將者八十年矣至是而書侵鄭則以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趙鵬飛曰魯自舍中軍後軍皆隸三家公無一旅之衆今意如死定公復自將侵鄭其後侵齊會晉師圍成皆以師行黃仲炎曰蓋三家之謀使其君親將也文烝案月者危之危之者以晉初失鄭也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補曰斯意如子季桓子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冬城中城 城中城者三家張也 大夫稱家三家季孫叔孫仲孫也三家侈張故公懼而脩內城譏公不務德政恃城以自固 或曰非外民也 補曰或說謂與成九年同義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仲孫何忌而曰仲孫忌當所未詳公羊傳曰譏二名補曰此注舊在上加晉下其首句之文云仲孫忌而曰仲孫何忌轉寫錯誤妄改耳今移正之范引公羊非也唐虞有咎繇許愼言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經必不譏二名又必不於一人一事譏之或謂如夏五傳疑之例又非也地名人名不得假以示闕疑之義且同時之人非隱桓遠日比也此蓋聖門相傳二尺四寸之策本少一字莫敢增益與蔡侯東正同前已論之矣杜預曰鄆貳於齊○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仲孫忌古本無何字有者誤也穀梁及賈經皆無何字又哀十三年經云晉魏多卒師侵衛傳亦云譏二名以此言之則此經無何明矣而賈氏云公羊曰仲孫何忌者蓋誤段玉裁曰定六年夏曰仲孫何忌冬則曰仲孫忌哀七年曰魏曼多十三年則曰魏多故公羊釋之今本左穀經定六年冬仲孫忌皆不譏哀十三年皆有曼字蓋誤衍也文烝案唐石經穀梁此處又衍何字猶音義載桓十四年夏五有衍月字者皆寫者之不愼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補曰鹹衛地陳傅良曰石門志諸侯之合也鹹志諸侯之判也文悉案外侯盟不日此及不月者自此而沙曲濮凡三盟皆諸侯叛晉之事故皆略之甚從邢鹿上夷陵衛人及狄盟之例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以重辭也補曰重發傳者嫌君臣異也

衛人重北宮結齊以衛重結故執以侵之若楚執宋公以伐宋凡言以皆非所宜以

齊侯衛侯盟于沙沙衛地補曰當云衛地○撰異曰公羊作沙澤與成十二年同左氏彼經傳皆曰瑣澤此傳曰瑣

大雩補曰下有九月大雩雖吉雩不嫌已得雨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補曰明至此乃得雨也若此雩猶不得雨則兩大雩皆不書當如宣七年書秋大旱矣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未得志故補曰此本杜預

三月公至自侵齊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補曰此發往月致時之通例因重明往時致月往月致月之例也知是特發往月致時例者案左氏賈逵注曰還至不月爲曹伯卒月買明於穀梁必用穀梁家之義明此年兩侵兩致皆是往月致時之例而傳特發之凡公如某公至在正月者例皆書月苟非危之則書月猶書時此正月一侵一致侵自以月爲義致自以時爲義不足疑也莊二十三年通說往時致月往月致月之例未著往月致時之文則此傳之爲往月致時特發例尤足明也傳以此二侵在一時之閒往致四文皆相承接有異凡常故特發以明例莊二十三年傳曰致月故也往月致月有懼陽辭危致郈故惡之郈有懼重說之以見一經全例又錯其文於上下者危往甚於危致惡之又甚於危往故次第書之二侵皆爲危者以晉初失齊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補曰許翰曰宣以後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

文烝案自此後不言某鄙矣

公會晉師于瓦瓦衛地也補曰此晉士鞅救我之師公逆會之也不以善辭書救我者杜預以為齊師已去未入饒也不言公會晉士鞅者公不會大夫又不如嬰齊後有屆文也不從包來之例言公會晉人者兵會非好會也此與趙盾稱師同而不同杜諱曰若言晉士鞅則無以見其帥師高尚然曰使書晉救似齊師因救而解使書會晉士鞅似期會而非因救我必如是而後見事實也宣元年趙盾救陳亦未逮救而書者不書則不知棐林之晉師為救陳而至以四國同會無適士也此言公會則知晉為救我雖不言救而救已明也彼書四國會于棐林雖言救而未逮救亦明也

公至自瓦補曰凡會大夫皆不致此致者兵會非好會重其事故從離會危致之例以地致也危之者晉新失諸侯是其事危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補曰兩事蓋並受命直爲繼事辭不從公子遂盟暴之例轉與季孫宿入鄆同文明外與內異例也沈棐曰定哀之閒晉不足以主盟征伐四起交亂天下國君弱於大夫齊晉夷於魯衛○撰異曰公羊作趙執

葬曹靖公○撰異□靖公羊作埩亦或作靖案說文埩亭安也靖立埩也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曲濮衛地

從祀先公貴復正也文公逆祀今還順補曰公羊曰從祀者何順祀也葉夢得曰古者謂從爲順讀爲逆何休曰不書禘者後祫亦順非獨禘也言祀者無已長久之辭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何氏訓祀與窮文同以先公專屬閔僖未是先公者統辭也服虔曰自躋僖公以來昭穆皆逆賈公彥周禮家人疏以

為兄弟別昭穆既躋僖則於後諸公昭穆皆亂也趙汸曰前言躋則後為降後言從則前為逆互文見義文承案左傳曰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杜預謂於僖廟行順祀此於傳文不合又無其理也順祀者禘於大廟正閔僖之昭穆時僖廟雖不毀實在毀數故閔從穆班則僖在昭而文在穆矣大廟之外又禘於宣成襄昭四親廟各更其昭穆而世室及煬宮武宮栢宮僖宮當皆各禘焉傳獨舉僖公又似與順祀異日皆所未毀杜以辛卯為十月二日若順祀在前不應傳祭乃用剛日又此事在曲禘盟後或左傳月日都未可據也○凡祭宗廟筮日為重而春秋或月或時焉則謂春秋不以時月日為例者妄矣當定之世而不日不月焉則謂策書久遠遺落不與近同者又妄矣從祀下連謚文明陽虎為之此陳師道王沿杜誤等說

**盜竊寶玉大弓** 補曰季氏之宰陽虎竊於季氏家見下傳

**寶玉者封圭也** 始封之圭補曰詩言宣王命申伯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毛傳曰寶瑞也案周禮有六瑞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六者皆為瑞皆當謂之寶玉此寶玉為魯封圭其是信圭與否無以言之或成王襄大魯國特用栢圭或魯得用天子禮亦為鎮圭也鄭君詩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

寶其解寶字與毛異義鄭以爾雅云珽大尺二寸謂之珽即詩介字乃是王之鎮圭韓奕之介圭為韓之所貢
故改毛義如鄭言則惟鎮圭稱寶玉矣凡瑞玉鎮圭長尺二寸桓圭九寸信圭躬圭皆七寸穀璧蒲璧皆五寸
鄭君周禮注曰瑞符信也何休說公羊曰謂之寶者世世保用之辭**大弓者武王之戎弓**
**也**是武王征伐之弓補曰明堂位曰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何休曰言大者力千斤杜預曰寶玉夏后氏
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案此本劉歆以來左氏說據傳祝佗言魯分器也**周公受賜藏之魯**
周公受賜於周藏之魯者欲世世子孫無忘周德也補曰鄭君說周公居攝五年營雒作召誥大保以庶邦家君出取幣復人錫周公其時以王命賜寶玉大弓**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
**亡**亡失也補曰說曰經言饑大餘而康饉無例應之令因論而發亡例經亦無應之或說非其所以與八謂
之亡案伯可以應其義文烝衆如疏前解當以有或二言賵賻二事爲比也**非其所取而取**
**之謂之盜**補曰案何休曰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取之義亦疑此謂之盜當爲謂之竊涉後哀四年傳而誤假馬事見韓詩外傳新序○家鉉翁曰此一事

自常情而觀必以家臣執大夫賤人謀國爲事之最重而當書矣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撰異曰蠆公羊作囆

得寶玉大弓杜預曰弓玉國之分器也得之足以爲榮失之足以爲辱故重而書之補曰杜意本公羊也左傳例獲器用曰得劉敞曰向曰竊者失之也失得相對言得所以見失也其不地何也補曰疏曰據獲宋華元等皆蒙上戰地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目羞也國之大寶在家則羞也況陪臣專之乎恥甚而不目其地補曰注非也家者季氏之家季氏專得取寶玉大弓藏於家陽虎從而竊之經以國寶在季氏家爲羞故不目言所從竊之地也上問不地本謂文無可蒙此三句乃論上竊不地之意非論得之之地下文云堤下者又別自起義也何休說公羊謂季氏逐昭公後取寶玉藏於其家虎拘季孫奪其寶玉其事與左傳不同惡得之惡於何也補曰小爾雅曰惡乎於何也公羊檀弓注並同宋翔鳳曰於何言合言爲惡或言惡或言惡乎言有長短緩急得之堤下補曰玉篇引劉兆注曰堤

緣邊也文烝案堤本作隄說文防隄也隄唐也玉篇隄塘也橋也爾雅曰隄謂之梁李巡曰隄防也障也然則隄者積土高爲之以障外水其名亦通於橋梁也言得之堤下則非陽虎所歸矣

或曰陽虎以解衆也補曰疏曰或曰之義以爲得非魯力也陽虎竊國重寶非其所用畏衆之討送納歸君故書而記之文烝案如疏說解當爲解說之義或是解散衆人之追又或承堤下說讀爲解墮之解謂虎直之堤下以怠追者也依左傳虎歸弓玉後魯乃討虎孫復曰不曰竊歸者盜微賤不可再見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晉地補曰畏晉也

秦伯卒補曰上無月則時卒也疑康公共公桓公景公亦皆在時卒例與楚及莒吳皆不同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補曰此本杜預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補曰頰谷盖齊地○撰異曰頰左氏作夾下同

公至自頰谷離會不致

雍曰二國會曰離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然則所是之是未必是所非之非未必非未必非者不能非人之眞非未必是者不能是人之眞是是非紛錯則未有是是非不同故曰離離則善惡無在善惡無在則不足致之于宗廟補曰史本書至君子以爲不足致

何爲致也危之也

致日例當致者以謹月爲危例不致者以致爲危

危之則以地致何也

補曰據例當言會

爲危之也

補曰危之若其不成會

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

補曰相相會儀時重孔子知禮蓋使攝卿以行如論語賓退復命亦是攝上擯賈公彥謂與此同知者慮義者行春秋之會此爲最善案史記世家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又爲司寇而戰國策奉陽君云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衞明上年虎亂既平乃反魯而仕也左傳孟子檀弓皆言孔子爲司寇

兩君就壇兩相相揖

將欲行盟會之禮補曰公羊莊十三年何休注曰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爲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長其敬揖者推手

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

犁呼曰謀

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

階會壇之

階補曰歷階謂左右足相過不連步急於上階也檀弓曰杜蕢入寢歷階而升燕禮記作栗字云凡栗階不過二等謂惟上二等足各一發其下猶連步此上會壇之階未知同異

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

兩君合會以結親好而齊人欲執魯君此無禮之甚故謂之夷狄之民司馬主兵之官使禦止之補曰夷狄之民據左傳謂萊人也上文鼓譟者即萊兵下為字語辭司馬掌軍大夫也周禮小司馬之下有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晉之中軍司馬曰元司馬上軍司馬曰輿司馬

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

補曰廣雅曰逡巡卻退也

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

屬語也夫人謂孔子也齊人欲執魯君是夷狄之行補曰王念孫曰屬會也聚也孟子曰乃屬其耆老而告之呂氏春秋曰於是屬諸大夫而告之趙岐高誘注並曰屬會也屬而後語屬非語也文烝案爾雅曰率自也自者從也又說文遂先道也玉篇衛導也字並通行古道謂動必以禮入夷狄之俗謂以裔謀夏以夷亂華也

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

**幕下**優俳施其名也幕帳欲嗤笑魯君補曰國語晉獻公之優曰施此同名也左傳虢齊並有史嚚鄭衞並有行人子羽又衞有祝佗晏子春秋齊亦有之復有行人子羽蓋古人官職同者名字或相因矣陸賈新語較此事作優旃亦與史記楚優同名也周禮注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帟幄中坐上承塵曰帟皆以繒爲之新語又曰傚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補曰急就篇曰倡優俳笑笑者戲謔**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補曰從人或疑此事謂爲已甚非也得爲齊弱已久時見萊兵既卻復使優施害公戲笑而舞意不在舞與史記項莊舞劍相似陸生所謂候隙也夫子先事誅之隱折衝樽俎奸惡之謀明正匹夫熒惑之罪不如是則先王與規罰而聖人將率其君爲宋襄公矣張九成嘗謂孔子卻萊人誅侏儒比之大禹周公盛矣哉文烝以爲聖人之事固非一端故曰焉用殺又曰刑罰中曰軍旅未學又曰我戰則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何休曰齊侯自頰谷歸謂晏子曰寡人獲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補曰杜預曰三邑皆汶陽田文烝案鄆讙二邑名田

論語東周網東方之周鄭注以爲據時成周非其義而俗儒增佛爲王[illegible]之說又失之

字專繫龜陰龜山北之田也三者皆在汶水北徐彥以質服意分別田邑是也其曲解何注四邑非也徐以爲注出晏子春秋及家語孔子世家今檢新語亦云四邑殆諸書誤耳蓋者孳較之辭胡安國本劉敞說謂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衆不與焉

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補曰古者武備之設不以文事而廢傳言因是可以見古者之法而孔子之有備亦於此會見之也案此會雖危因孔子而無危還從危文與唐穀瓦黃不別者下有歸用文則此之危而獲安昭然可見不嫌與唐穀瓦黃相同故可書至也○此傳與左氏有同有異而文事武備之說正所謂行古人之道者其陳義甚大其述事獨員也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夫子學文武之道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楊子法言所謂魯作東周郎莊子所謂行周於魯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撰異曰說文邑部引春秋傳齊人來歸鄆此之字衍文涉上傳設衍也左氏公羊皆無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叔孫氏邑補曰州仇不敢子叔孫武叔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撰異曰此郈公羊作費徐彥曰左氏穀梁此費字皆爲郈但公羊正本作費字與二家異賈氏不云公羊曰費者益文不備或所見異也陸淳曰公羊誤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撰異曰公羊此世心徐彥疏曰世字亦有作泄字者故賈氏言焉左氏穀梁作大字

宋公子地出奔陳 ○撰異曰地公羊作池下同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地名補曰當云地闕○撰異曰公羊作會于鞌徐彥曰左氏穀梁作安甫賈氏不云公羊曰鞌者亦是文不備穀梁經甫亦有作浦字者陸淳纂例曰公羊作鞌父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 辰爲佗所強故曰暨補曰傳例曰以外及

內曰暨言暨則以佗彊爲主故仲佗上復加宋○撰異曰左氏直作暨仲佗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補曰各本此經下衍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十五字傳文又衍宋公之弟辰五字今並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

未失其弟也言辰未有失其爲弟之道故書弟以罪宋公補曰未失其弟故爲親之之辭并解上也

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補曰上言暨明非辰志故此仍從以尊及卑之當例不嫌也重發傳者上言暨故也

自陳陳有奉焉爾

入于蕭以叛蕭宋邑補曰本蕭國楚所滅

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補曰疏曰案辰以前年出奔離骨肉之義今歲入邑有叛國之罪失弟之道彰於經文而曰未失何也公不能制御彊臣以撫其弟而使二卿脅以外奔故著暨以表彊辭稱弟以見無罪罪在仲石亦可知矣今而人閔兩子之情非辰之意書及以辨尊卑言弟以顯無失然則自陳之力力由二卿入蕭之

叛專歸仲石故重發例以明無罪文烝寀疏說非也辰固未失弟道而入邑以叛安得無罪辰及佗惡地無優劣也傳以辰未失弟道嫌言自言入言以言叛與佗處有異故皆重發例以同之劉儆引表記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此得其旨叛則位不復可知故不言復入也不以下各本脫者字今依呂本中集解本張洽集註補正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補曰此本杜預注亦即何休注說也春秋謹嚴此類最著

冬及鄭平平六年侵鄭之怨傳例曰盟不日者渝盟惡之也取夫詳略之義則平不月者亦有惡矣蓋不能相結以信補曰注首句本杜預其說不月義非也平者以道成也且下有莅盟豈不能結信乎此與上年及齊平相承相對彼平而公會既從正例月此平而大夫盟不可無以別之故特略之矣昭七年暨齊平亦大夫莅盟而月足明不月為變例若左氏載續經哀十五年及齊平文承冬下則史以齊魯事屢見故略之耳盬鐵

論曰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案桓寬言前仕三月後仕三月猶公羊於歸田墮費兩傳兩言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也齊既服義魯復無患所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蓋此時之言也國家閒服則專意內治故又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自說司寇之官亦足知春秋之志也○凡不和而訟無施而可故事大比小親仁善鄰亦無訟之道也兒善訟飲食必訟訟者亂之所起外內無訟明大平功成矣此所謂定哀之間著治大乎者也春秋以平二國書而內治可推焉論語以治一官言而王道可見焉

叔還如鄭莅盟補曰叔還叔弓曾孫成子也前定之盟不日此與會頰谷文相當會不月故盟亦不月又或與平同月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補曰時卒者惡之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補曰墮壞也啖助曰毀全除之也墮但損之令不周爾蕭楚曰壞而撤之

日毀夷其險阻曰墮

**墮猶取也**

陪臣專強違背公室恃城爲固是以叔孫墮其城若新得之故云墮猶取也墮非謂取言今但毀其城則郈永屬己若更取邑於他然衛曰疏曰傳言墮猶取也即其謂矣而注曰非肯何休難云實取當言取不言墮墮實壞耳無取於詩詁辭君如北釋之文烝來范依釋慶疾爲注非傳意也傳專釋墮郈乃承上十年兩闕郈言之十年圖其邑而此年賦其城明至此始取之也左傳稱侯犯以郈叛一再圍之而明亦設謀納魯圍師侯犯奔齊齊人致郈其事並在十年秋依此傳則彼時魯雖克歸齊雖致郈而郈猶兩處不專闕魯今此墮壞其城魯乃取之故曰隓猶取也言猶者以事釋義比之他言猶者則小異也墮之本訓爲壞世所共知故不煩釋至下墮費圍成又因墮郈及之其理易見故不復發傳也魯所以墮郈費者自爲城固數叛而起注首四句可用亦可依左氏公羊以爲夫子子路之謀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補曰王葆曰墮郈以一鄉墮費以二鄉者費要於郈也文

[illegible]案季氏有費猶衛孫氏之戚晉趙氏之晉陽矣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補曰黃齊地○撰異曰齊公羊作晉張洽曰誤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補曰離會猶致者齊景無信猶危之

十有二月公圍成補曰月者危録之異於昭非國不言圍圍成大公也以公之重而伐小邑則為恥深矣故大公之事而言圍使若成是國然補曰傳義已於昭篇論之注非也公實圍成非伐成成而言圍書為大非強使成同於國也重發傳者月與不[illegible]改異不致嫌有異也左傳稱孟孫不肯瞻成公韶成來光何休日天子不視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傳不字各本脱今依唐石經余本俞皋集傳繹義長諸王

公至自圍成何以致補曰據竟內兵不致昭公圍成猶不致也危之也補曰時特告廟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稽固其危而危之諸[illegible][illegible]定之行皆致何危爾邊乎齊也邊謂相接補曰爾雅

邊埀也與疆界衛圉同訓說文曰埀遠邊也國語曰思邊垂之小怨玉藻邊邑鄭君曰謂九州之外是邊之言遠也遠遠乎此則近乎彼故轉其義而爲近史記高祖本紀齊邊楚文穎曰邊近也是郎范注相接之訓猶言瀕河傍海也成在魯北竟爲魯之遠垂而接近乎齊與竟外兵不異故危之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次于垂葭** 補曰垂葭衛地亦異晉○撰異曰齊侯下當有衛侯此脫也左氏公羊皆有衛侯葭公羊作瑕

**夏築蛇淵囿** 蛇淵地名

**大蒐于比蒲** 補曰李光地以爲是年春郊後夫子去魯築囿大蒐皆夫子去後事胡宏已有此義李康季本皆以爲然又論於後○撰異曰蒐公羊或作廋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補曰重發傳者非自外入嫌異也或又以其非自外入故不釋入疏曰趙鞅自入己邑以其無君命同于內弗受之文耳

文烝案孫林父亦同矣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補曰朝歌晉人謂之舊衞胡安國以爲晉至是諸侯叛於外大夫叛於內又以左傳事論之曰晉卿始禍緣衞貢也樂祁見執於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晉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爲國以義不以利也○撰異曰公羊作及士吉射

晉趙鞅歸于晉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據叛惡而歸善貴其以地反也補曰以地反則非叛矣叛則惡之故上言入非叛則貴之故此言歸若言入于晉是仍叛也呂本中曰不言入不以叛入此說是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補曰疑若大其利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補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於是許之故貴之矣不言復歸者非自外歸位未絕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補曰能悔過者似不宜有叛君之事以地正國也地謂晉陽也蓋以晉陽之兵還正國也公羊傳曰逐君側之惡人補曰鞅爲荀寅士吉射所伐奔保晉陽其意欲以晉陽之兵還正國也正國者謂逐寅吉射公羊言以地正國而說之如此以地正國

則何以言叛據是善事其入無君命也凱曰專入晉陽以與甲兵故不得不言叛實以驅惡而安君則釋兵不得不言歸春秋善惡必著之義補曰公羊亦云無君命也聖人之論人亦多衛矣其粗者趙鞅之惡亦善其可善其精者則士匈爲非而曾仲猶有憾所謂無可無不可者數可而有不可焉故無可不可而有可焉故無不可或嚴或寬誰毀誰譽裁自聖心雖變所適

辟弒其君比補曰疏曰傳於剝弒發不正書日之問則庶子爲君而被弒者當書月矣於例時卒惡之則辟比亦惡也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補曰段玉裁曰春秋宋公戌向戌皆十二辰之戌也衛公叔戍則戍守字傷遇切世本作朱朱與戍音相近

晉趙陽出奔宋○撰異曰晉左氏作衛徐彥公羊疏曰穀梁與此同左氏作衛趙陽字也陸淳纂例唯云公羊作晉及古閣公羊穀作晉趙鞅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補曰裝夢得曰不別以歸何國者楚強且主兵可知○撰異曰二月公羊唐石經初刻及板本作三月陳公孫公羊作陳公子䍧作搶鄂本公羊作搶蜀大字本作搶皆誤也徐彥曰左氏穀梁皆作頓子䍧字賈氏不注文不備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檇李吳地補曰當云越地賈逵杜預同杜曰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國語曰句踐之地北至于禦兒韋昭曰今嘉興禦兒鄉是也何休曰月者爲下卒出○撰異曰檇公羊作醉又作雋國語注或作郘

**吳子光卒**

補曰吳闔廬也案左傳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杜預曰釋經所以不書滅趙汸曰吳楚之君雖卒於外不地略夷狄案哀六年左傳楚昭王救陳卒于城父亦不地也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地補曰當云衛地○撰異曰牽公羊作堅又作擊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補曰洮曹地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脤祭肉天子祭畢以之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補曰注後三何本杜預依周禮也謝湜曰王受神福賴諸侯所致則宜與諸侯共之故不曰賜而謂之歸黃道周曰歸脤而不舉月日何也其來者遠矣紀受者則不尊紀賜者則不親爲之紀時焉

脤者何也俎實也 補曰說文俎从半肉在且上禮所謂房俎也俎實即祭肉

祭肉也

生曰脤熟曰膰 補曰公羊與此同左氏說宜社之肉曰脤爲其盛以蜃器祭宗廟之肉曰膰音義曰膰本或作燔

其辭石

尚士也 辭猶書也補曰上士或中士也何休以爲上士案上士亦有采則石亦以采氏矣石尚者石速石張之後石速爲惠王膳夫周禮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何以知其士也 補曰問經文何以見之

天子之大夫不名 補曰大夫通上中下大夫言之案曲禮曰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左傳晉韓宣子聘周曰晉士起是也故春秋天子之士則與列國之大夫皆名

石

親周即新周董仲舒書亦作親字

何欲書春秋

欲著名于春秋補曰春秋者魯史記也此郎左傳晉韓起所見之魯春秋公羊所謂不脩春秋石尚所以欲書者益以其承周公與策之制備有王禮所謂天下資禮樂而周禮盡在魯者也嘗竊論之此傳言石尚欲書春秋左傳言韓起見魯春秋坊記孟子皆言魯春秋是夫子據魯史記而脩之明文也公羊引不脩春秋亦似謂魯史記也而漢世諸公羊家及諸讖緯及何休說並以爲夫子廣采諸國史記特造此經非因魯史記之舊以爲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刊而脩之託新王受命於魯司馬遷作史記亦言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問興於魯而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又言因史記作春秋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蓋皆秦漢閒齊趙俗師之夸辭而胡毋子都董仲舒輩治用之斯王充所謂語增者歟

諫

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

補曰請王使己歸魯

貴復正也

補曰經貴王能復正與志會葬同與聘異疏曰自此以前無失正之文而曰貴復正者天王不行禮於魯郎是失正今由石尚而歸脤美之故曰貴復正也王樵曰書天王止此所謂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稱弟猶未失為弟之行補曰前有以文亦不嫌與自夢同言自不言以非邾庶其等比也

大蒐于比蒲補曰疏曰此年無冬蒐文承秋下秋蒐則常事也常事而書者上年夏蒐失正書正以明前不正與書蒐紅意同文烝案此年無冬此蒐或在冬亦未可知左傳載蒯聵彄事在秋辰奔以下俱無傳何休以為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故其往此云譏亟也

邾子來會公合公于比蒲補曰此本杜預也在魯地與蕭叔朝穀異故言來實非公會故言會公從杏朱之例不地者文承蒐下可知

城莒父及霄無冬衛所未詳補曰杜預曰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論語子夏為莒父宰閻若璩以為莒父魯之西鄙子夏衛人去其家近蓋或然矣定之世不得援夏五傳疑之例去冬者時孔子去魯已將二年兆定以行而不行傷定公季孫之不能有終也廣顏引尸子漢書律厤志並云冬終也說文冬从仌夂聲

舟古文終也隱十年無正而元年有正正隱之始也定卄一年有冬而末年無冬惡定之不終也王申失其所繫其取義亦猶是也不於明年去冬者定薨在夏故也何休以爲是歲齊饋女樂以閒孔子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當生往故毀之歸女樂不書者本以桓受之故深諱其本又三日不朝孔子行魯人皆知孔子所以去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孔廣森曰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季桓子受齊女樂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云且郊者謂明年春當郊明女樂事實在是冬也文烝案受女樂之後郎郊郊膰不至孔子郎行事皆相接而明年郊在五月知女樂事不在是冬矣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世家皆於定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衛世家皆於靈公二十八年書孔子來當定之十三年又孔子世家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江承據此諸文以爲女樂事在十二十三冬春之閒去魯在十三年春郊時故得其實也女樂爭史本無之何氏說皆不可用而此年無冬就孔子去魯事生義則其來古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補曰月者爲下牲變起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不言所食食非一處以至死補曰公羊曰漫也何休曰徧食其

身俞㯋以爲漫郎曼字唐石經元本作曼曼者延也初食雖止一處而其傷曼延不能知其初食處也猶匡曰常怪鼷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遊兵旅於會稽時有水旱疫癘之苦至明年而牛災有小鼠能噬牛纔傷皮膚無有不死者

**不敬莫大焉**

定公不敬最大故天災最甚補曰注不達傳意下年食角傳曰志不敬也成七年食角傳曰過有司亦是志不敬也不敬謂備災之道不盡此以其偏食故曰不敬莫大牛災也廄壞也烝也嘗也諸言不敬皆同義並指實事不涉空言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

譏不時也補曰正月改卜牛不可知其在某日若使正月上辛本不當郊而上辛前或其後至下辛前忽有改卜牛事或正月上辛本當郊而上辛前有改卜牛事於是而卜郊則除前年十二月下辛之卜不計正月下辛爲初卜二月下辛二卜三月下辛三卜四月下辛四卜而後從也若改卜牛在正月下辛後則無正月一卜凡三卜而後從也傳言負始猶可承春此五月不可明矣

**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非正也**

高寢宮名補曰此本杜預也疏曰重發傳者高者大

名嫌是路寢之流故明之文烝案劉向說苑以爲諸侯正寢有三路寢曰高寢曰左路寢曰右路寢高寢在中但高寢專爲始封君之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之繼體君惟居二路寢耳路寢有二者子不居父寢故也此論寢制頗有異張尚瑗取之或穀梁家相傳說歟

**鄭罕達帥師伐宋**○撰異曰罕公羊作軒後同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渠蒢地也補曰當云地闕左傳曰謀救宋也杜預曰不果救故書次○撰異曰渠蒢公羊作籧篨板本或作籧篨徐彥曰左氏作籧挐字賈氏無說文不備也陸淳纂例曰渠左氏作蘧宋今左氏經與穀梁同左傳作蘧挐

**邾子來奔喪**補曰杜預曰諸侯奔喪非禮公羊曰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何休以爲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何氏非也諸侯相弔當使士或下大夫從左氏說爲允此蓋在時例不蒙月

**喪急故以奔言之**補曰疏曰奔喪之制日行百里故傳言急所以中匍匐之情也文烝案經諸言奔者皆是逃避而去奔訓走是急辭喪事以急遽爲主故謂之奔檀弓曰喪事欲其縱縱爾縱縱者趨事急遽貌奔喪禮

曰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夫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而奔五服之喪者皆行百里是喪事貴急之一端以其事急故禮謂之奔而後書因之君子取之此與解乞師義正同也傳曰古之人重死故譏弔含遂則不及事又書奔喪皆明喪事尚急其意一也

**秋七月壬申弋氏卒**○撰異曰弋左氏公羊作姒下同徐彥曰穀梁作弋氏字案襄公母左穀作姒公作弋哀公母左公作姒穀作弋

**妾辭也**不言夫人薨補曰既得書明非妾矣而其辭猶為妾辭

**哀公之母也**補曰哀母定公妾也成風以來妾子為君母皆為夫人弋氏是哀之母其殁不可不書特以未葬未踰年稱子未稱公故不言葬又不言夫人公羊是矣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邾滕魯之屬國近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於長帥之喪同之王者書非禮補曰疏曰范答薄氏云屬國非私屬五國為屬屬有長曾滕二邾世婦服事我故謂之屬文承宋此月者蓋亦為下葬日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宣八年注詳矣補曰疏曰和發傳者頃熊夫人今此入君嫌禮異故明之

戊午日下稷乃克葬稷昃也下昃謂晡時補曰何休曰昃日西也下昃蓋晡時文烝案稷即昃字於六書爲假借易象傳孟喜本日中則稷諸家皆作昃書中候握河紀漢碑太冠有日稷大稷語晡時者時加中也史記天官書曰日跌至餔餔至下餔餔郎晡字後書天文志皆作晡五行志有晡時日下晡時素間亦有下晡然則下昃者下晡中時末也又疑日跌謂之日中昃晡時謂之日下昃○從異曰稷左氏公羊作昃

乃急辭也補曰錢儀吉引夏小正傳說乃瓜曰乃者急瓜之辭不足乎日之辭也補曰時加於中是不足乎日故爲急辭所謂乃難乎而也疏曰范例云克例有六克段弗克納不克葬者二而克葬乃克葬也

辛巳葬定弋補曰君母錄葬明是小君猶未踰年故亦爲妾辭也此皆史文之舊也陳壽祺曰不夫人

不小君者哀未君不及尊其母也且定之適夫人辛不見於經否其時尚存故尊不加於妾母也孔廣森曰辛巳距戊午二十三日蓋定公七虞卒哭既畢然後啟殯也文悉系上書八月庚辰朔而九月有辛巳蓋與襄二十八年乙未同例不如葬齊景公者其不正者蓋喪服以年計者不數閏以月計者兼數閏故依常例立文歟數閏不數閏之說見邾志答趙商

冬城漆邾庶其邑

補曰杜預曰

定補注二十三終

大三千百九十一字
小萬八千六百廿八字
附注七十一字

# 春秋哀公經傳第十一補注第二十四

哀公定公子史記名將世本名蔣母定弋以敬王二十六年即位閻若璩曰哀公見存焉得有謚必後人以例改繫也汲冢紀年稱魏哀王為今王史記紀武帝道今上本紀孔子當日必稱今公

穀梁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隨久不見者衰微也稱侯者本爵俱侯土地見侵削故微爾定六年鄭滅許今復見者自復也補曰疏曰隨自僖二十年以來更不見經衰微不能自通於盟會也文烝案杜預曰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杜說最可據范本何休非也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撰異曰左氏公羊無角字案疏引范例云書郊有九其所數九事則遺夫成十年五卜不數又以定十五年及此年之食牛合爲一非云定公哀公並有牲變不言所食處不敬

吳大二郊不異并為一物又分出上年今年之辛亥郊辛巳郊各為一事兩年為三事舛誤實甚後人據此疏遂疑此年穀梁之經亦無角字矣孫志祖曰范誤據左公羊也

夏四月辛巳郊補曰高閔曰兩年連許加魯郊歲一行之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該備也春秋書郊終於此故於此備說郊之變樊謂郊非其時或牲破災害補曰此此經文也食牛角四月郊備郊之變也傳郊字各木脫今依唐石經余本名木中集解不命梟集傳釋義不李廉會通本補正於變之中又有言焉於災變之中又有可善而言者補曰春秋書郊事告郊之變也而推此最為可言食角愈於稱食食角得郊愈於口傷及成七年之食角為月郊愈於五月九月又愈於四月免牲不郊此三句為一傳納節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展道雖盡所以備災之道不盡譏哀公不敬故致天變補曰先出經上三句也志不敬猶成七年傳云過有司謂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成七年言展道盡又言備災之道不盡此但直言展道盡者此處欲明變中有可書之義故省其文乃文章之體也注皆失之郊自正月

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 補曰次出經下二句也僖三十一年成十年襄七年十一年四月並廢郊不與此同此郊或三卜而從或二卜而從皆求可知 五月郊不時也 補曰謂定十五年 夏之始可以承春 補曰雖不時而猶可 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 凱曰不時之中有差嗣也夏始承春方秋之末猶爲可也補曰五月以後俱不可而成十七年之九月爲甚傳矣字或作也 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 在成十七年補曰以其甚不可故加用文申上意也 郊三卜禮也 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所謂三卜也鄭嗣曰謂卜一辛而三也求吉之道三故曰禮也補曰此三卜謂襄七年四月三卜也范言正禮直用下文鄭語鄭嗣非也卜一辛而三顯與傳背求吉之道三公羊文 四卜非禮也 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皆四卜 五卜強也 成十年五卜補曰強或作彊 卜免牲者吉則免之 補曰僖三十一年襄七年是也 不吉則否 補曰成十年襄十一年皆直言不郊不言免牲是也 牛傷不言傷之

首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宣三年郊牛之口傷以牛自傷故加之言緩辭補曰此明傷不自牛作則宜為急辭矣此年及成七年言郊牛角皆不加言之是急辭也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已卜日成牲而傷之曰牛未卜日未成牲之牛二者不同補曰卜牛既定郊稱牲注依左傳卜日始稱牲非也此通解言牲言牛十三文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補曰免牛者成七年是也時因後牛又有變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災傷不復以郊怪復卜免之補曰已以傷而稱牛疑不若牲須卜免禮與其亾也寧有於禮有卜之與無卜寧當有卜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嘗置之滌宮名之為上帝牲矣故不敢擅施也補曰呂氏春秋注荀子注並云洮猶委也左傳注云委屬也俞樾取其訓以為范解增字太多上帝天也王曰天王以天稱君也天曰上帝以君稱天也此言牛與牲名異而實同故皆須卜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補曰經無不免牛亦故特明之言與不吉不免牲同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

牲然後左右之
庀具也待具後牲然後左右前牛在我用之不復須卜已有新牲故也周禮曰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然則未左右有時監門者養之補曰此承不言免牛言之亦兼說不免牲

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
補曰疏曰子者弟子問穀梁子之辭文烝案言子言我設言弟子問夫子也論語弟子稱夫子皆曰子我者弟子述夫子自我之意

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
補曰疏曰我以六月者穀梁子皆辭文烝案我者我發亦夫子自我也具牲者先取牛於牧擇其毛而卜之吉則養之十月而繫諸滌宮芻之三月至正月而郊是爲在滌三月春秋緯謂滌爲三牢牢各主一月也其牲帝牲稷牲各一帝牲有變則易稷牲爲帝牲說見宣三年

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
牲有變則改卜牛以不妨郊事故不言其變補曰十二月不道牲變者經既無其事傳亦大慨言之若十二月下辛巳卜郊而下辛後正月前有牲變又不得以二月三月郊又不以三月免牲則亦當道之從正月牲變例矣

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
至郊

時然後言其變重其妨郊也十一二月不道自前可知
也至正月然後道則二月三月亦可知也此所以該郊
言其變道盡補曰牲變在正月雖在下辛前已無十二
月一卜假令卜不遠從至於三卜卜尚合禮郊則踰春
我當以其不時記郊然後言其牲變言牲變爲言郊而
起是所以該郊也以此觀之襄七年必有牲變以其不
郊故不言明矣定十五年與此同例宣三年成七年則
在再有牲變之例與此異也注言二月三月可知者謂
若二月三月有牲變踰春而郊記其郊必言其變以經
既無其事故傳亦不言也傳論正月牲變但據初時帝
牲若十二月下辛卜郊之前帝牲已有變改卜稷牲為
帝牲而正月上辛之前後又有牲變則不得又有牛不
須又卜郊經當書之從再有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
牲變之則此亦可推而知也飲食之道牲有變則改卜
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牛亨郊者日已通庀繫之禮雖小不
備合時得禮用之可也補曰此上說春秋所記郊之變
其義已粢此後論郊道之正也享謂飲食飲食者禮之
所始人之所以相接聖人推生以事死又推祖以至天
一以人道接之從而爲之差等故曰郊享道也時春時
也處有尚篇云爲其繳薦其美是也注言郊日已過謂
猶及二月二月郊者牲變在二月下辛前皆得有其事

矣庇繫釋養字非上文之庇繫也劉向說上宜興禮樂曰爲其俎豆管弦之閒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焉其言本此傳可以推明傳旨

**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

三月謂十二月正月二月也補曰此下復論春月郊否不志之義三月卜郊謂所卜正月二月三月之郊或從或不從或郊或不郊也問春月郊否何以悉不志志各本誤作忩今依唐石經余本呂本中集解本張洽集註俞皋集傳釋義本改正

**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

有變乃志常事不書補曰覆說前文明春郊得時故不志或三月免牲而不郊因亦不志若正月二月有牲變而二月三月得郊亦不志又不言牲變同於常年其以三月免牲亦如之

**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意欲郊而卜不吉故曰不從郊必用上辛者取其新潔莫先也補曰言下旬卜者亦大概言之若使中旬末為辛而下旬無辛則以中旬末卜矣卜必皆前期十日者周禮大宰職曰祀五帝前期十日師執事而卜日鄭君曰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是其

義也其卜辭當依曲禮旬之外曰遠某日以今月下辛卜來月上辛實爲旬有一日是旬之外日也卜至三而止者公羊曰求吉之道三曲禮亦曰卜筮不過三王肅謂禮以三爲成也必以春三月卜者子月有報本之義寅月有祈穀之義丑月在其間郊非春不可故因以爲三卜之節何偃不達禮意乃以三春皆郊之說謬成晉詔膚後之義其誣傳甚焉何休說公羊以爲正月者歲首上辛猶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范略本之三卜不從則不郊謂三月免牲也傳以祭期卜法上皆未言故具述之申足上意○嘗論春秋書郊九事而已錯綜而不可柔簡質而多所包所謂化工之交也其中脈絡盡在於傳要須悉心推之耳若左氏公羊及其注疏或有可相補備者文烝既盡取之矣今更記其異說於此左氏杜孔之意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與日牛卜日曰牲謂卜牛既吉未稱牲卜得吉日乃稱爲牲但當卜牲與日不當卜可祀與否督諸卜郊書於經者皆卜可祀與否故皆爲非禮四月四卜者三月每旬一卜四月上旬更一卜四月五卜者三月三卜四月又二卜四月三卜者三月二卜四月又一卜郊日用辛不必上辛其月以三月爲正若四月猶在啟蟄中氣內未過春分則亦可郊襄之三卜春分既耕而後卜郊故孟獻子議之正月牛再有變猶當更卜牛郊不可屢不郊爲非禮公羊之意

二吉原作一吉

史記引周官冬日至祀天於南郊夏日至祭地祇又似以上下郊今皆從鄭說

書卜皆是卜日天子之郊不卜魯郊非禮故卜卜吉則郊不吉則止求吉之道三三卜爲禮四卜爲非禮定之五月郊爲三卜之迣遵轉也郊之正禮用正月上辛徐彥以爲襄之三卜在四月亦是不時何休以爲魯郊轉卜春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春秋之義當用周正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定五月郊者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文烝以爲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郊廣采異閏可資傳物至於圜丘一祭用冬至不用辛日周官以外不見他書而考大司樂章與蒐孝文時實公所獻書同實公本魏文佚樂人其來已古自史記封禰書約引其文以爲南郊而鄭君則分郊上爲二彌經肇經世所依用此不復論

焉

秋齊侯衛侯伐晉補曰許翰曰楚得專封王道盡矣晉受衆伐霸統亾矣春秋之變至是而窮陳傅良曰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爲之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爲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補曰趙鵬飛曰定公之世撫邾爲厚邾亦事魯爲勤哀卽位而卽伐邾七年之閒虐之無所不至諸大夫之意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補曰月者爲下盟日各本此經下衍及沂西田四字傳文又衍取漷東田四字今並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

漷東未盡也

及沂西田

沂西未盡也漷沂皆水名邵曰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補曰於此兩言未盡明前文濟西汶陽及龜陰亦同也此與襄十九年自漷水爲軌辭正相對故於此發傳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繹邾地補曰據左氏續經十四年則小邾地也後三年州仇何忌圖邾六年何忌伐邾七年公入邾瑜盟肆虐莫此爲甚不去盟日者事迹且著無待去日而見故還依常例不與昧拔同也上取二邑亦從時例與文七年異文即此意

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胡安國曰莫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胡本王氏沿說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鄭君曰蒯聵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聵得反立明矣江熙曰鄭世子忽反正有明文子糾但於公子爲貴非世子也補曰鄭說固非江亦失之鄭昭公前稱鄭忽後稱鄭世子忽相對爲義與蒯聵不同蒯聵稱世子自是策書常文

納者內弗受也

補曰重發傳者納父於子之邑兼無弗受之義也

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

補曰納稱帥師明有伐事君將言伐大夫則以帥師當伐文經辭隋省從可知

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

當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循之踰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邪補曰此違下作注皆非也齊陽生與子糾同皆正皆非世子陽生取國于茶故以國氏其與茶叉

非父子也靈公自命輒蒯聵自可稱世子何相妨乎傳謂輒有不受父之義故內弗受之例同於常文注誤會傳意謂輒有不受父之事而經因明其可以拒父不思甚矣晉伐衞喪蒯聵以詐謀入國不聞輒用師相禦觀左傳所載固不得云拒父也公羊下年傳始有距字其事即指圍戚亦不指此年也拒父之非人皆知之乃因公羊曼姑可拒之謬說而云拒之者非邪依違其辭又可笑也

**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

補曰此申上也兩受字與上下文受字異左傳夫人因公子郢言立輒蓋稱靈公之命以令於國是受命王父也公羊曼姑受靈公命之說臆斷不可用

**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

補曰又申上也若辭王父之命避不爲君志在申父則以親親害尊尊非重本尊統之義故春秋弗受者明有尊也尙以子不受父其事異常故反覆申言之公羊下年傳曰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何休以爲輒不可以拒父而可以立但非義之高者其說當矣○孟子論瞽瞍殺人一章朱子據以斷蒯聵專稱謂義隨事變有異有同輒可以爲舜而衞之諸臣不得爲皋陶輒而能逃義之盡也衞之諸臣而擅以甲兵伐蒯聵則大罪也是故衞之諸臣其

義至立輒而止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鐵衛地補曰杜預曰在戚城南案此文全似大棘戰李廉曰夷晉於列國矣○撰異曰鐵公羊作栗亦作秩徐彥曰及鄭軒達戰于鐵者諸家之經軒達之下皆有帥師惟服引經者無與諸家異于鐵者三家同有作栗字者誤也今定本作栗字

冬十月葬衛靈公七月葬蒯聵之亂故也補曰上下有爭國事無危文者從鄭莊公例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補曰爾雅淮南有州黎丘即州來也鹽鐵論云孔子飢於黎丘案論語在陳絕糧孔安國曰吳伐陳陳亂故乏食是後六年事也其地與故蔡都接故曰從我於陳蔡孟子亦曰厄於陳蔡之間後人遂以黎丘目蔡矣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衛事也補曰戚不繫衛者主

衛之辭足見其爲衛事此經文首尾相明自然之妙李光地嘗發此義

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國於衛者子不有父也

江熙曰子圍父者爲人倫之道絶故以齊首之國夏首兵則應言衛戚今不言者辟子有父也子有父者戚繫衛則爲大夫屬于衛補曰公羊以爲曼姑之義可以爲輒距蒯瞶此拒父之說也謂可拒非也子不可圍父故不從邾人鄭人宋人齊人之例子不可有父故不從宋彭城之例此論語不爲衛君之意也兄弟交讓無怨則以爲賢且仁子與父爭國則爲之深正其義明父雖不父子不可不子父雖以戚事晉子終當以衛事父旣不能舍國而逃以從其父則亦已矣柰何以兵圍之哉公羊亦謂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乃發其義於上文納世子之經而與衛侯入于夷儀並以不言人于衛爲說足知其流傳之誤而左氏於此但曰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絶不一言其義則論語爲何說乎明左氏有考史之功無受經之事矣○案左氏考史之功自衛文以後尤爲該備詳密如此文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自足見當時情事時晉之荀寅士吉射與趙執爲敵構兵不已齊衛及魯宋鄭鮮虞皆助士氏荀氏而齊衛救之尤力左氏詳載其事始於定十四年會率之謀終於哀五年荀士之弃齊本末具備此年圍戚亦

其事也趙鞅居蒯聵於戚以爲晉援則戚已屬晉矣齊衛圍戚乃是伐晉以救其叛人因鮮虞賞與伐晉故仍求其爲援論其本謀圍非衛圍父而齊助之左氏序事實有條理但蒯聵實在戚齊觀之則晉之援也爲我寇者也衛觀之則父也齊圍戚則可曰我以敵晉衛圍戚則是圍父而已矣君子作春秋正名定分論其義之大不論其事之細策書曾文本書曰齊國夏爲石曼姑帥師圍戚以其事而論則是救晉之叛人以敵晉也齊主兵而衛從焉者也以其義而論則是以子圍父也衛主兵而齊從焉者也衛主齊從則此事乃爲衛事以齊首兵之義由此而生戚不繫衛之義由此而起文仍舊史之文而義非舊史之義矣此所謂其義則某竊取之者固不必舊筆改易而後謂之竊取也左傳此條何嘗不信而有徵而要非經義所在故惠士奇力辯圍戚之爲救范氏以駁二干年相傳拒父之說於左傳之理上下皆貫而不知其不可也何休公羊注引論語文而鄭君論語注亦引此經論語不爲衛君之義正是此經之義學者明乎春秋事與義之分則可與言春秋矣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補曰左傳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預曰言桓僖親盡而廟不

毀宜為天所災服虔曰季氏出桓公又為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服說與漢書五行志同公羊謂毀而復立案毀而復立謂之不毀亦可也桓僖並災廟必相接疑其別立廟矣**言及則祖有尊卑**解經不言及僖**由我言之則一也**遠祖恩無差降如一故不言及補曰公羊亦曰何以不言及敵也孔廣森曰自義率祖則大廟而外其尊同自仁率親則高祖而上其疏等服虔說左氏曰俱在迭毀故不言及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稱帥師有難補曰此注贅啟陽魯邑本邾國也杜預曰魯黨氾氏故懼晉比年四城許翰曰鼠食地震廟災變異之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鐵本亡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撰異曰啟公羊作開案公羊經傳孝景時始著竹帛故辟諱改之傳所謂恆事不志公羊則曰常事又曰常之母是辟孝文諱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補曰曾子問載夫子之言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弔焉哀公為

上東广立於門右北面云云案是時靈公已卒夫子又不得稱輒爲某公又不得稱哀公康子謚春秋又不應不志衞侯來盟禮家於春秋事不傳聞不寀者多又往往託諸夫子不可不察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衞傳曰稱國以放放無罪也然則稱人以放放有罪也補曰注是也人者衆辭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補曰秦卒至此始書日者從少進之例非以正不正論也敗殺後秦爲夷狄少進卒之先於楚莒吳又少進日之同於楚異於莒吳以此見嬴羋爲兩雄也觀於春秋之末可得戰國大勢屢書於越知越將強也屢書鮮虞知中山將盛也書趙鞅歸晉則三家分晉之局也書陳乞弒君則田氏盜齊之形也書癸卯秦伯卒則秦楚從橫角勝之漸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弒蔡侯申○撰異曰二月公羊作三月弒左氏公羊音義皆作殺左氏申志反公羊音試申與宣十七年文侯名同陸德明孔穎達皆疑高祖元孫不容同名段玉裁曰

此當從史記作甲字稱盜以弒君不以上下道道也以上下道道者若衞祝吁
弒其君完之類是直稱盜不在人倫之序補曰書其君者以上道道之交也或書衞祝吁宋督或書宋人齊人
或書莒晉者皆以下道道之交也稱盜以弒君不得繫國不得君其君乃與刑人同交不以上下道道內
其君而外弒者不以弒道道也襄七年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
弒而死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故曰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是不以弒道道也春
秋有三盜補曰並是士爲賊辭而其類有三微殺大夫謂之盜十三年冬盜殺
陳夏區夫是補曰當云如盜殺鄭公子斐之屬是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定八年陽
貨取寶玉大弓是補曰左傳周公作誓命曰竊斯爲盜盜器爲姦辟中國之正道以襲
利謂之盜卽殺蔡侯中者是非微者也補曰疏曰辟中國之正道行同夷狄不以禮義爲主而微幸
以求者稱若齊豹殺公孟繁之類故抑而書盜也褻掩也謂求利之心不以禮義爲意交烝案疏與注異說然
齊務小是殺殺大夫則疏非是而注得之但注謂非微者則亦說也時蔡巳遐于吳之州來振左傳是年蔡昭

侯將朝于吳諸大夫恐其又遷公孫翩逐而射殺之史記蔡世家以爲諸大夫合賊利殺之傳云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則此賊蓋吳意也中國者對吳之僻事或然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補曰宋公稱人者小邾有罪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補曰此執據左傳是士蔑請於趙鞅而執之則晉人非是晉侯以蠻子非中國不人諸執例故略稱人與君執有罪同辭也蠻子非名者有歸于楚文若不名則與凡歸于京師文全同以蠻子非中國無嫌於生名故名以別其文也公羊引子以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何休以爲此解稱名之意深得其旨但又加以迂曲漫衍之說則非也張自超曰晉執曹伯曰畀宋人者曹伯晉之所欲得非宋之所欲得也執戎蠻子曰歸于楚者戎蠻子楚之所欲得非晉之所欲得也高澍然曰不曰畀而曰歸爲

楚執也且畀對人言歸對國言也○撰異日蠻公羊作曼徐彥日左氏作戎蠻子也

城西郛郛郭也補日杜預日魯西郭

六月辛丑亳社災殷都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爲亡國之戒劉向日災亳社戒人君縱恣不能警戒之象○撰異日亳公羊作蒲徐彥日賈氏云公羊日薄社也者蓋所見異文烝案薄卽亳字與僖二十一年盟薄社同也何氏所據本作蒲者蓋薄字右旁脫其下半遂誤爲蒲而何注乃以爲先世亡國在魯競其說殊妥

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亳卽殷也殷都于亳故因謂之亳社

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立亳之社於廟之外以爲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補日廟在雉門內之東明亳社亦在東矣周社則在西所謂左宗廟右社稷左傳說季氏執政日閒于兩社謂周社亳社呂氏春秋孤援日殷之鼎陳於周之延其社蓋於周之屏

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必爲之作屋不使上通天也緣有屋故言災補日郊特牲日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溥社北牖使陰明也公羊以爲揜其上而柴其下汪克寬日七年左傳云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則新脩

亳社之屋可知文烝案逵上十行本作上蓬簽誤刪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不書殺弒君之賊而昭公書葬既謂之盜若殺微賤小人不足錄之補曰據左傳翩弒後郎見殺不書殺者書葬則殺之可知盜賤不足言殺也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補曰高士奇引汲冢紀年殷祖乙二年自耿遷于庇八年城庇至南庚三年遷于奄○撰異曰毗公羊作比又作芘或作庇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衞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撰異曰杵公羊作處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不正其閏也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補曰不正其數閏故明言閏月不如書楚子昭卒依常例傳省一數字注所用文六年傳文也洪咨夔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再朞若於再朞之中以閏數則朞不再矣是不能三年也列國喪娶喪會喪師不能通喪者皆是獨於此託閏月以著喪期之緇禮壞不可盡紀因事以正之文烝案下有陽生荼事無危文者亦從鄭莊公例

六年春城邾瑕補曰邾瑕魯邑何休以為取邾婁之葭邑蓋失之○撰異曰公羊作邾婁葭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補曰言及者以尊及卑或是累也國高奔而荼弒於是陳氏有齊見國家不可一日無世臣此許翰洪咨夔楊于庭說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補曰楚昭王也不地說見定十四年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弑其君荼不日荼不正也補曰此二事葢蒙上月荼安孺子○撰異曰荼公羊作舍音舒家古讀舍皆如此予聲余聲之字通陸淯曰誤也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補曰陽生不入則乞不弑入而後乞弑焉宜以陽生主之不以陽生君荼也補曰既用史文則取此義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補曰新入者正新立者不正故不宜君之也公羊亦曰廢正而立不正晏子春秋曰淳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發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子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君其勿易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已受命于景公而立故可言君補曰自非以公子之本正者皆有君臣之義入者內不受也補曰重發傳者以正奪不正嫌異故也不各本作弗今依唐石經改荼不正何用不受以其受命可以言不受也先君已命立之於義可以拒之補曰二不受亦依唐

石經改

**陽生其以國氏何也**補曰據正**取國于荼也**何休曰郎不使陽生

以荼爲君不當去公子見當國也又穀梁以爲國氏者

取國于荼齊小白又不取國于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

鄭君釋之曰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不使君荼謂書陳

乞弑君爾荼與小白其事相似荼弑乃後立小白立乃

後殺雖然俱篡國而受國焉爾傳曰齊小白入于齊惡

之也陽生其以國氏何取國也于荼也義適互相足又何

白反乎于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子小子糾則將誰

乎補曰何既失之鄭又非也此與上不以陽生君荼各

自爲義荼以不正新立故正者不宜君之荼已受命國

實其國故謂之取國于荼不君之可取其國不可此經

義之精而傳發之也陽生事與小自不同小白以不正

殺正國者實未有國陽生以正弑不正不正者實已有

國齊小白齊陽生文同事異其義亦異傳一曰惡之一

曰取國各順經意爲說非自相反亦不得以爲互相足

穀梁之文問轉無窮鄭君猶惑馬何怪劉敞葉夢得之

偷矣壬哲曰鄭氏經傳說治熱獨出時輩然其於春秋之

意多不知聖人微旨又性好穀梁往往回護文烝以爲

穀梁何事回護鄭君於穀梁正忠其不精耳乃以回護

爲病

乎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繒補曰繒本繒國魯所取左傳曰盟于鄫衍不書盟者杜預以爲禮儀不與今以爲諱也不致者會夷狄又離會○擬異日致繒左氏公羊作鄫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補曰入不言伐並舉之惡內也公羊失之辭季宣曰伐邾本三家之謀而公親之不得已也文烝案傳例曰凡入之惡入者也以邾子益來以者不以者也夫諸侯有罪伯者雖執猶以歸于京師魯非霸主而擅相執獲故言入以表惡之補曰注末句當云故曰以者不以者也傳發例於此者因內以見外益之名惡也惡其不能死社稷補曰荆以獻武歸傳曰何爲絕之獲也此曰惡也互以見義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徐乾曰臨者撫

有之也王者無外以天下為家盡其有也補曰疏有臨
曰謂若守于河陽是內辭也出居于鄭則為外辭
一國之言焉諸侯之臨國亦得有之如王於天下補曰
謂若公居于鄭地屬公為竟內不言式鄆
未潰不言所在公觀魚于堂竟內不言如晉不卒于扈
未踰竟不言會宋公見釋于薄不言歸明不當言公來
也疏但引卒于扈而曰有臨一家之言焉大夫臨家猶
以內外顯地說不了諸侯臨國補
曰謂若天子之三公以下氏宋為其言來者有外魯之
家也疏但舉毛伯劉卷亦漏略
辭焉非已內有從外來者曰來令魯侯身自以歸而曰
來是外之也補曰言來非臨一國之辭是外之也
外之者所以惡之如不欲為外辭當如徐彥說云以邾
子谿至自某或云還○案春秋於魯君臣未有外之如
此者時異事異而文異也趙鵬飛曰說者曰定哀多微
辭吾誼存秋未見其微辭也於此尤足證說者之謬道
說懸深取焉杜頗駁公羊曰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
倩見乎辭言高則旨遂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
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
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闡也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補曰公羊曰曷爲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何休曰不月者深諱之文悉宋春秋之文多殷勤致意於魯哀篇尤甚焉以諱爲說當得繼旨鄭玉曰或謂滅者亾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曹亾與虞同故不書滅言自滅也宋曹之與虞事既不同書法亦異辭以例觀或又以爲曹亾於春秋之終夫子與滅繼絶之心不忍言滅義失之曹之巧

吳伐我

補曰據左傳吳師直造城下雖造城下猶應先言某鄙再爲加文從不以難通國之例今直言伐者內無政事外召兵我將不能守其國故直文同魯於諸侯也吳伐本爲前年入邾前年有外魯之辭此亦相因兄義傳發外辭義則此可知也董仲舒論哀篇事日微國之君卒葬之禮錄而辭繁遠夷之君內而不外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繁露之言足明變文之義矣何休曰不言鄙者起圍魯也不言圍者諱使若伐而去文悉宋何說失之言伐爲平文非諱圍也不言鄙爲直文爲變文非起其圍也左傳亦不言圍但

以內外之文相準伐衞侵宋之等則當彼言鄙之文入
許閭鄰之等則當此不言鄙之文耳左傳曰吳人盟而
還不書盟亦諱也
杜預所謂恥吳夷

**夏齊人取讙及闡**

宣元年傳曰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
是爲賂齊此言取益亦賂也魯前年伐
邾以邾子益來益齊之甥也異齊故賂之補曰注皆是
也爲邾故賂齊本公羊益爲齊甥依左傳○撰異曰諱
漢書地理志應劭注引作鬭闡公羊作俾下同玉篇皐
部作障字林廣韻並同徐彥曰左氏穀梁作諱闡字

**惡內也**

補曰疏曰此傳與齊人取濟西田齊侯取鄆不
同者以哀公犯齊陵邾而反喪邑故言惡內取
是易辭已有明文而惡內
之理未顯故此特言之

**歸邾子益于邾**

畏齊故也補曰不言邾子益歸言歸之者
以魯主其事內外異辭張大亨以爲異強
國而歸之故
文書之非也
變

**益之名失國也**

於王法當絕故補曰重
發傳者以內歸之爲文
嫌與衞侯
鄭等異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凱曰歸邾子故亦還其賂補曰杜預曰不言來命歸之無旨使也文烝案此亦無專使接公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雍丘地也補曰雍丘宋地左傳有明文十三年取師不月知此不蒙上月何休曰疾略之○撰異曰陸淳纂例第十七篇用兵例引趙子曰不言帥師闕文也而第三十六篇脫繆略三十七篇三傳經文差繆略并無此條今三家皆有帥師

取易辭也補曰與諸取同例

以師而易取鄭病矣以師之重而宋以易得之辭言之則鄭師將劣矣補曰以鄭師之重而介宋得以易辭言取經以爲病病其不戒備也蕭楚謝湜高閌等說是公羊曰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柰何詐之也左傳例曰覆而敗之曰取某師趙匡用左氏之意又用啖助說取以得爲義謂凡悉俘之曰取不但敗之劉敞則謂覆而敗之遺一人之辭戴溪又因謂取師獨哀篇兩見蓋春秋末年用師無復節制以至

大敗見世變之愈下文烝案穀梁但言易辭此是春秋著例以易見病明非取義於詐之覆之詐之覆之經皆通言敗故乘巳疑戰之等皆言敗晉敗秦于殽匹馬倚輪不反亦言敗也言敗者易與不易皆得包之故前此無取師文今以宋鄭互喪其師近在五年內特變敗而言取別爲一例其辭皆易辭其義以病鄭病宋相對故雖哀績兩見也戴節制之說失其本指而考之又不詳左傳昭二十三年邾人城翼還過武城城人取邾師此左氏言師之明文若以鄭莊取載爲取三則固解經之誤耳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補曰書名者有罪亦所謂奔而又奔之也何休曰月者爲前獲而歸之今來奔明當尤加禮厚遇之文烝案何氏非也月者以邾最近魯故仍史文錄月也鄰邾皆月皆別於他小國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補曰陽生雖正然簒也書日蓋與小白同據左傳是弑也不書弑與楚子卷同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傳例曰惡事不致公會夷狄伐齊之喪而致之何也莊六年公至自伐衞傳曰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將宜從此之例補曰伐時齊侯未卒注當言會夷狄伐鄰近大國又當引僖二十六年傳危之之例無取於見惡事之成月者為下葬

葬齊悼公補曰不去葬蓋從鄭厲公例

衞公孟彄自齊歸于衞補曰言自齊者左氏定十四年傳云自鄭奔齊也史例不志故經無文不言復歸者蓋雖歸不復其前日在國之位

薛伯夷卒○撰異曰夷公羊作寅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補曰凡書救皆善也伯舉戰稱吳子故不言救今還稱吳從其常文不嫌同中國也狄救齊後有進文此但以書救爲善者事各異也據左傳此救是延州來季子主之不交兵而退不書人不書大夫名例之常也延州來季子杜預謂是季札蓋年九十餘孫穎謂是札之子與孫也趙汸曰救晉救冑救陳春秋末世書救三事可觀世變其始伯主不能自立而諸侯救之其繼中國無伯主可控告而諸侯自相救其終中國不足以爲中國而夷狄救諸夏矣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補曰據左傳伐我及淸戰于郊涉泗是求造都城也而言伐不言其鄙則以魯之不國特爲變文足知吳伐我不言鄙者非爲鬪矣是役也冉求帥左師樊須爲右實入齊軍許翰論之曰以魯之微構怨大國郊之戰非其風俗禮義正勝則國幾亡此仲尼之化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撰異曰轅公羊作袁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與華元同義艾陵齊地補曰常例戰不言伐為不欲以吳及齊故戰上復言伐若但書戰則當言五月甲戌公會吳及齊國書云云是雖從由內及之之常文終是以吳及齊於文不可也伐戰而舉準請例則為惡吳而并惡內此役國可惡也但雖伐戰而舉若使山內及之猶當直言及齊國書戰無由辟以吳及齊之文故沒公而以齊及吳既從以華及夷以主及客之常例又無以外及內之嫌也戰所以可沒公者內兵屬於吳舉吳則公在可知上書公會不嫌戰無公何休杜預皆以為魯與伐而不與戰非也趙汸謂以齊主之從外辭葉酉謂沒曾不書者窮於辭其說皆得之若然伯舉吳為以而不言伐楚不以楚及吳者楚非齊比彼時又進蔡稱子故不同耳不致者會夷秋以伐鄰國大惡也吳前年從僖二十六年之例再見自從常例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衞世叔齊出奔宋

補曰高閔曰春秋書內外大夫出奔五十有八蓋君之股肱治亂所寄故重而書之然春秋之末何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逐也○於是孔子以魯召自衞反魯論語讖曰自衞反魯斷詩書脩春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古者九夫爲井十六井爲丘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共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言用者非所宜用補曰注丘賦六句杜預語也賈逵曰田一井也周制十六井賦戎馬一疋牛三頭一井之田而出十六井之賦也文烝案賦與稅異賦者賦其馬牛賈杜所同也但杜意田爲一丘之田田者對乎家財之辭既計一丘民之家資合出一馬三牛又計田之所收更令出一馬三牛也賈意田爲一井之田田者對乎丘之辭以一井之田而合出一丘一馬三牛之賦也左傳孔子云以丘亦足矣似賈得之杜以昭四年傳鄭子產作丘賦亦是於一丘家資之外別賦其田在鄭謂之丘賦在魯謂之田賦其事不異故既改服虔丘賦復古之說又改賈逵田賦之說也凡此皆左傳之學也國語載孔子之言曰先王制土藉

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趙汸曰此與左傳自不同孔廣森解魯語據異義周禮說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斤釜米十六斗以爲即此田賦昔伯禽征淮夷徐戎芻茭餼粻郊遂時之田賦之法也今魯用田賦者是無軍旅之歲亦一切取之此說國語之可通者也公羊何休注曰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洪吝變亦曰禹貢厥賦厥田不同周禮九賦斂財賄非出於田魯既有諸賦復使出於田是三農九穀之地亦斂其財賄也此又於左傳國語之外其說可通者也古事無徵羣言穀亂今姑並記之用田賦大惡甚於丘甲三軍故略不錄月與稅畝同意左傳曰春王正月用田賦知舊史當有月

**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

古者五口之家受田百畝爲官田十畝是爲私得其什而官稅其一故曰什一周謂之徹殷謂之助夏謂之貢其實一也皆通法也今乃秉中平之法而田財並賦言其賦民甚矣補曰宣十五年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此言古者公田什一公田即藉也異其文者彼論稅此論賦彼當言不稅此不可言不藉賦也言

非正者明用田賦為什二也用者不宜用也此不言初者蓋亦不以為常令左氏七年十三年傳稱魯賦於吳八百乘此足明用田賦之故何休所謂哀公外慕彊吳空盡國儲○嘗謂魯於是時匱乏極矣而傳釋經義以什一為說左傳記孔子之言云以丘亦足又論語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三文者其意若一呂本中以為君子為政民力屈財用竭則反其本譬諸療病者先實元氣乃攻其病也左氏載續經十四年冬饑則論語所記蓋在其時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

補曰昭公夫人吳之女當時謂之孟子也論語陳司敗曰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賈逵曰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杜預曰謂之孟子若宋女孔廣森曰孟子者貴母之姊妹之稱詩曰齊子由歸可證也文烝案禮雜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

葬當書姓諱故亦不書葬補曰疏曰范據弋氏書葬也范例夫人薨者十卒者二而書葬者十文烝案傳以諱取同姓解不言夫人者謂

言夫人則當言某氏不得諱言孟子故不言夫人某氏非謂有言夫人孟子之理也旣不言夫人某氏故亦不得言薨此與弋氏異何休曰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爲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案國語又曰懼不殖也務和同也和者以他平他也左傳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公會吳于橐皋橐皋某地補曰當云楚地左傳公使子貢辭盟不致與緒同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鄖某地補曰當云吳地左傳曰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辟吳盟不書三國盟者孔穎達曰魯自不書仲尼亦從而不書之耳文烝案不致者宋公不在從離會例與洮向同○撰異曰鄖公羊作運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補曰劉向以爲春用田賦冬而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於民之效也文烝案宣十五年蝝生傳稱非稅畝之災劉取彼意也比三螽猶不饑至十四年冬續經書饑公羊解此曰記異也左傳載夫子言司厤過也蓋魯人所託也○撰異曰公羊此亦一作螽

仿派尤順兆餞則止百八十九年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補曰嵒鄭地**取易辭也**

**以師而易取宋病矣**補曰疏曰與上九年事正反嫌宋爲人所報非宋之病故重發以同之家鉉翁以爲先責宋今責鄭責在取師則兵端有不論矣文烝案公羊曰其易奈何詐反也言詐未盡其義言反得之天道好還出爾反爾與隱二年人向人極同義也春秋後百有餘年而爲戰國君子益豫見焉故宋鄭之特文與莒魯之變例相爲終始其戒明其坊遠也天下大亂孔道不絶自獲麟之明年凡三百有一年而有文景之盛則兵禍盡而儒道興矣

**夏許男成卒**補曰時卒亦惡之○撰異曰成左氏或作戍公羊作戍亦或作成案戍音恤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及者書尊及卑也黃池某地補曰當云鄭地此地近濟水疏曰凡言會者皆外爲主今言公會晉侯則晉侯爲主矣會無二尊故言及以卑吳文烝案疏說未盡凡公會諸國諸侯下皆無及文豈會有二尊乎爲吳以夷狄進稱子不可遂從列數之文與中國同例故加及文而注明其爲書尊及卑也書尊及卑亦巡於前之殊會矣黎錄曰經書及皆內及外尊及卑中國及夷狄此亦中國及夷

狄也
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
進遂稱子
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
祝斷也文身刻畫其身以為文也必自殘毀者以辟蛟龍之害補曰左傳曰吳髮短又曰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扁以為飾杜預以為仲雍效吳俗權時制宜以辟災害孔穎達引漢書地理志越人文身斷髮以辟蛟龍之害應劭曰常在水中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
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
補曰魯秉周禮晉為伯吳欲冠必因之者疏曰恐臣子不肯變從以魯禮天下共依晉權諸侯所服故也
而請冠端而襲
襲衣冠端元端補曰疏曰吳俗祝髮文身皮衣卉服今請加冠於首身服元端則衣冠上下共相掩襲文燕案冠者委貌冠命褫讀端字絕句而襲下屬以為襲之言人也如國語使晉襲於爾門小國襲焉大國襲焉之襲
其精于成周以尊天王
藉謂貢獻補曰疏曰貢獻之物者於藉錄以為常職
吳進矣
補曰申美之
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
累累猶數數也補曰謂夷序積之
吳能為之則不臣乎吳進矣
言其臣也補曰又申美之自吳夷狄之國至此皆申上進

乎哉句

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

補曰子者四夷之本爵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楚子其大者也徐子吳子越子之等其大也弦子夔子舒子宗子蠻子棘子潞子陸渾子白狄子戎子肥子鼓子無終子之等又其次也左傳有驪戎男國語亦謂之驪子越范蠡曰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既言不成子則子爲爵稱甚明史記孔子世家曰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是前文諸所書楚子吳子皆貶從其本爵也此傳云辭尊稱居卑稱是吳於此會自稱本爵也國語晉董褐對吳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韋昭以爲周禮伯執躬圭吳本稱伯故曰吳太伯又曰後武王追封爲吳伯故曰吳太伯據此似吳爵是伯非子但太伯之伯自當爲字與仲雍季歷同不得爲爵也國語董褐又言君若無卑天子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又似此會吳稱公不稱子左傳此盟吳晉爭先卒先晉人外傳又與之異似皆未可據耳自王尊稱至此皆申上遂子矣句

吳王夫差曰好冠來

補曰謂所新請得冠夫差光子

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不知冠有

差等唯欲好冠補曰注非也謂之好冠是未能言此冠名必請之是欲冠夫差黎中國故大之也五句又以足上吳進之意戰國策謂夫差爲黃池之遇以會爲遇不足據左傳曰秋七月辛丑盟陳傅良曰盟不書者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雖兩伯之辭終不以吳晉同主盟也又左傳會有單子陳氏曰不書不忍書也公羊解稱子曰吳主會解先晉曰不與夷狄主中國解言及曰會兩伯之辭重吳也又曰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何休曰時吳敗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衞驂乘滕薛俠轂而趨程端學曰晉主中國會盟百有餘年自伯舉之戰晉侯不見者二十四年至此遂與吳會而魯從之中國之衰變夷之強極矣程略本孫復說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補曰薛季宣曰吳子忿不共戴天之讐爭中國諸侯於外而越卒入吳所謂無遠慮有近憂矣胡安國曰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迨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其言豈欺也哉

春秋初書於越入吳於伯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於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之深切著明之義也黃仲炎引魏李克對文侯吳所以亡者數戰數勝民疲主驕也文烝案伯舉黃池皆有進吳文而皆書越入於下文少事簡辭約指明百代史家以是為楷○又案春秋於楚先州之後乃人之後乃有君有大夫有師猶以夷狄視之於吳皆國之最後乃爾之於於越始終國之以三閩皆夷俗不可治以周禮雖有賢君大夫猶夷也觀於[illegible]梁之皆不言孔子而孟子稱陳良北學於中國荀子曰干越夷貉並言蓋終周之世南人隔絕華風焉

秋公至自會吳進稱子又會晉侯故致也補曰疏曰傳例會夷狄不致致者一以吳進稱子二又為公會晉侯文烝案往雖兼言之其意主於吳稱子也若吳無進文雖晉侯在不致此致公明越入時吳子未歸矣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撰異曰公羊無曼字段玉裁曰二經亦當然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不書所孛之星而曰東方者旦方見孛衆星皆沒故補曰

此公羊杜預意也公羊曰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休曰旦者日方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爲旦董仲舒劉向以爲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以辰乘日而出亂氣蔽君明也王應麟曰星孛東方在於越入吳之後彗見西方在衛軼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文烝案王氏不言其占而言其理最爲得之三孛文各不同又左氏臧續經明年冬有星孛不言所在杜預曰史失之也今人或於荒外新法改九重之稱增四七之宿謂彗孛亦可以衡推實蕩且安張衡能作器候地震而今不能則衡亦不精矣夫日食之道甚著聖人猶不憑衡況其他乎堯言洚水警余以災爲警卒致太平受嘉瑞斯聖人之志事也大戴禮誥志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川谷不處深淵不涸於時龍至不閉鳳降忘翼鷙獸忘攫爪鳥忘距蜂蠆不螫嬰兒蟁蝱不食天駒雒出服河出圖

盜殺陳夏區夫傳例曰微殺大夫謂之盜○撰異曰夏公羊一本作廉王引之曰廉蓋廡字之誤古聲夏廡相近檀弓注以夏屋爲門廡隸書廉作廣與廡相似故廡誤爲廉耳區公羊作[illegible]一作嫗

十有二月螽補曰許翰曰春秋書魯人事至用田賦書魯天災至比年三螽見其重賦害民傷和致異

民力已窮天命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洪咨夔曰星守在衆星皆沒大明將升之旦未有烈於此時者也奎於十二月之閒爲害者二未有數於此時者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杜預曰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旨又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斯不王之明文矣夫關雎之化王者之風麟之趾關雎之應也然則斯麟之來歸於王德者矣春秋之文廣大悉備義始於隱公道終於獲麟補曰疏曰聖人受命則有鳳鳥河圖之端孔子言己無瑞應道終不王歸於王德者謂由孔子有王德也文烝案杜語見左傳序斯不王以下皆無之范用己意而失於分別也麟者太平之嘉應帝王之極瑞故以王德言之麟實爲孔子至傳下詳其說爾雅曰麟麇身牛尾一角何休曰一角而戴肉京房易傳曰膺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李光地曰石鷁猶書月日此止書時蓋欲始於春終於春案王應麟嘗言易始乾初九終未濟上九終始皆陽此等姑存其說○撰異曰論衡引公羊說稱春秋曰西狩獲死麟案何注亦曰時得麟而死

**引取之也**言引取之解經言獲也傳例曰諸獲者皆不與也今言獲麟自爲孔子來魯引而取之亦不與魯之辭也補曰疏曰必使魯引取之者天而

意若曰以夫子因魯史記而脩春秋故也文烝案注疏言魯引而取之言不與魯皆非也麟瑞爲夫子脩春秋至非爲魯至今言魯獲麟則是經之文辭引而歸之於魯以爲魯取之如言引其君以當道引而進之是也此獲爲引取之之辭則非不與之辭其事說與他言獲者異明其義亦不同也引取之者謙不邪當麟爲已出乃善則授習之惜正以與魯不得云不與也書稱鳳皇來儀汲家紀年言有麟此經如下傳所云不可言麟來不可言有麟依左傳少嗥摯立鳳鳥適至及論語屬鳥不至之文或當直言麟至爲欲引諸魯而取之故不言至而言獲獲者通生死之稱公羊家謂獲死麟相傳以爲折其前左足而死也注言麟自爲孔子來疏言以夫子脩春秋故此皆穀梁家舊說五經異義載石渠議奏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亥諸穀梁家皆以爲麟應孔子至劉向說苑曰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豪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左氏諸家亦同此說異義載左氏說以爲麟生於火而游於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禮也脩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而爲孔子瑞鄭衆賈逵服虔穎容等皆以爲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脩春秋約以周禮三年文成致麟麟脩母致子之

云麟何而[illegible]公羊則云仁獸

應獨公羊諸家及諸讖緯并何休說以爲獲麟而作春秋春秋乃因麟作史記孔子世家杜預注並依用之而孔穎達引孔衍公羊傳本云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柰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與何氏本絕異是亦與穀梁左氏諸家同矣今以爲母子信禮之說瑣碎未足深據而麟鳳河圖之屬實爲古聖嘉瑞傳言引諸魯而取之則明麟不爲魯來不爲魯來則明爲孔子至穀梁之微言簡語每多如此左傳曰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曰有以告者曰有麐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是皆謂因孔子言乃知其爲麟故韓子曰麟爲聖人出聖人者必知麟張洽深取之此不易之論也夫麟既爲聖人出而適出於脩春秋三年之後遂以絕筆焉於是七十之徒因以爲春秋文成所致自後學者相承用之竊嘗推究而信其必然未可任意哆口以相訾議而亦不必如胡安國之說也

**狩地不地不狩也**

且實狩當言冬不當言春補曰注當云實狩當書月以見非正又當言公也傳但略言之

**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

適猶如也之也非狩而言狩大得麟故以大所如者名之也補曰大所如而言西狩言狩爲大大由於實非狩非狩由於言西言西從濟西河陽之例又足見大也公羊

曰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左傳曰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左氏直記事亦言狩言獲順經言之耳

**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恆於中國也**

雍曰中國者蓋禮義之鄉聖賢之宅軌儀表於遐荒道風扇於不朽麒麟步郊不爲暫有鸞鳳栖林非爲權來雖時道喪猶若不喪雖麟一降猶若有恆鸐鴿非魯之常禽蜚蜮非祥瑞之嘉蟲故經書其有以非常有此所以取貴于中國春秋之意義也補曰左氏賈穎注曰書稱鳳皇來儀今麟不言來非外麟也穎本於賈賈兼通五家穀梁說故據以爲注又引虞書文明春秋之辭不同他經也此中國不專指魯公羊謂鸐鴿非中國之禽麟非中國之獸孔廣森並以中國爲國中彼是此非也夫不外者賓外也不使不協者賓不恆也在中國之外而不恆故公羊謂之記異要是以極遠之物而爲中國之瑞也大氏麒麟鳳皇龍圖龜書於物爲靈於聖人爲瑞是故麟鳳之德也靈也爲聖人至則瑞矣圖書之神也靈也爲聖人出則瑞矣麟鳳生而在遠猶圖書成而未出不可以言瑞言瑞必自聖人而聖人必在中國中國者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以夏別裔以華殊夷自天下之生未之有數也是

貴人家以百世一體之義說左傳三傳不士謂引十變爲化六何論佛書五道結亦有理

故春秋貴焉○王道中說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此
於獲麟案此說與文成致麟之義足相發明夫春秋之
世天道之變也春秋之書人道之至也書成而麟至則
明天道變中有常而天人之意合也魯隱讓國而被弑
無後桓弑之而位定文美弑夫淫兄而合終且子孫世
國季氏以盛紀侯得民而滅楚商臣弑父而强備宣姜
以淫長世宋共姬以貞燔死此皆衰周運數適丁極變
而然夫子無位顏子短命亦由是也春秋撥亂世反諸
正以仁施人以義治我以智辯理以禮正名皆所以立
人道而卒之精和聖制遂致麟祥與包犧之河圖舜文
之鳳烏如出一軌隱然有垂法百世之象謂非天道可
乎南宮适問羿奡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而夫子不荅
朱子以爲即罕言命之意竊謂胡安國引孟子志
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天人感應大略固如此矣

哀補注二十四終

大二千零七十一字
小萬五千七百六十八字
湘注百零六字

律句四十韻

紀世嘗稱孝談文妙柳州其評爲峻屬柳集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於傳最殊尤若究精微蘊還須反覆求柳集答元饒州論春秋書云反覆甚喜謂陸伯沖書也晉經經獨合六藝論云穀梁善於經南宋鄭緒有穀梁合經論辯理理何幽法言云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文心雕龍云春秋辯理聖代風蔡慰儒志紹搜字難徵七錄阮孝緒七錄云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他書則云名赤名寘名喜而不記其字道未要千秋體正辭逾切三家之論穀梁最正所謂善於經文清旨自稱荀崧謂穀梁文清義約其實彌約彌密孟荀符梗概孟子同時荀則弟子也書多合桓鄭證源流觀桓譚新論鄭君釋廢疾知穀梁出公羊前乘記奔陳亮史通引汲冢瑣語晉春秋書鄭棄其師晉乘文也明魯史舊文亦然可與傳相證論箴仕衞由論語正名章末二句與隕石傳同內儲韓子述韓非子內儲說上載夫子解春秋隕霜語卽傳所本新語陸生修

陸賈爲漢儒開先新語中兩引傳文又說宋襄晉屬及頻谷事並台傳義又論衡引其說性道語歷歷都

相印孜孜不暫休專精終日夜一覶廿涂陬夙昔粗闚豹

蒐羅積汗牛楊烏初受指予年九歲十歲受春秋三傳國語等書於先君子高鳳

慣埋頭東晉遺箋注西京舊校讐議宗甘露代漢甘露元年召五經

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許廣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蕭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義對多從穀梁上

名誌皓星壽江公弟子榮廣晧星公梅福陳謨碩梅明穀梁春秋上書引傳明夫子爲

殷後劉賁對策優策多引傳旁推何杜冠近莫澤汸倂百籍皆封

排羣疑幾肩予直從明越宋上溯夏偕游或者識傳淺晉元

帝太典初詔語宋大明二年何假議郊猶述之茲爲定豫猶罌原輸可發鄭君發公羊墨

守歆違向之義劉向受穀梁春秋其子歆治左氏數以難向五例三科競杜預說左

氏有三體五例何休著公羊文謚例有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單詞隻義紬眞傳歸魯國穀梁魯學先路導瑕丘自瑕丘江公遞傳榮廣蔡千秋尹更始等竊比核扶墜荀崧請立公羊穀梁博士而元帝似許立公羊非同光釋仇晉劉兆以三傳互爲讐敵著春秋調人七萬餘言又兼解三傳遐將孤詣苦息彼衆人咻口誦期詳熟心通異矯揉章分兼句解隱索又深鉤幡布時時拭紙醪蠱蠱投殺青功甫竟明白語無廋勿使瑕藏璧徐看粹集袠意言書畢貫摘駁彌全收吳程秉有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彌曲說芰燕郢俄空歎夾鄒浦陽懷渺渺宋浦江鄭綺著穀梁合經論三萬言康熙中朱檢討彝尊於書賈舟中見一鈔本未之買深悔之溧水悵悠悠溧水王芝藻者順治甲午舉人著春秋類義折衷十六卷專主穀梁見四庫附存目後來說穀梁者則有如鎮江柳氏等書予俱未得見周禘殘編檢閔二年注謂禘祫通於諸侯文二年注謂禘大祖不及親廟主皆癸亥所定稾未知有劉向五經通義語乙丑秋乃檢得唐

郊贈僞訓隱九年注大唐郊祀錄太平御覽引傳云云今年庚午秋烏程汪敎論曰楨詒書見貽尤侯幽部韻會以上皆有訓字多聞終有愧絕學庶長留老大無生計窮愁甚拙謀惟勤思問辨昜閒疾貧憂信矣公羊俗本序誠哉左氏浮韓集進學解未應嫌黨護柳集陸文通先生墓表云黨枯竹護朽骨謂說三傳諸家也是用作歌謳

同治癸亥三月初稾庚午臘月改定將使同志之士知予爲此書之難也加注附末以當後序嘉善鍾文烝伯媺甫

翼日又以前詩未盡之意率成二首

萬派千枝異茲編自日星墨朱塗乙徧兵火苦辛經取善公高密鄭君兼取三家無專注傳疑愼考亭朱子於春秋未爲書兩賢不可作誰踞箎觚聽

詁傳焉知傳河汾漫品題三家須主一魯學實先齋驗決章條備精詳歲月稽參驗稽決擇精語詳予書要處謂超文字相亦妥聽之奚門人沈善登讀予書輒謂合於妙有空無之旨語殊駭俗而會意深矣後二年正副本俱成予妻言曰書未殿以韻語法言漢書說文自序例也竊亦爲四言體仿金石錄後序之意二十八年積此篇帙二百卅部四庫春秋類著錄及附存目二百三十三部遜此詳密君子用心終始若一病起促書胥興呵筆惟我能知非我弗悉我學幼昭陳傳良妻張令人葉適銘墓謂與夫同志我懷與爾吳康齋集言與妻皆夢見孔子志歟夢歟亦勿深詰惟記艱勤以俟來日秀水沈印齡瑑華附記時壬申三月既望也

後序各詩 終

大六百七十九字
小八百七十一字
眉注無

通計大肆萬伍阡零拾玖字
又首末壹萬貳阡伍伯伍拾叁字
小叁拾伍萬壹阡肆伯玖拾叁字
又首末肆阡捌伯字
眉端附注玖伯叁拾貳字
又加書後以下肆阡貳伯肆拾玖字
都凡肆拾壹萬玖阡零肆拾陸字

書後

六經惟春秋爲聖人手筆而穀梁子獨得眞傳先生自序及論經論傳兩篇言之詳矣道光己酉善登年二十始受業於先生之門每見未嘗不言穀梁然亦未嘗得讀藁草越九年咸豐丁巳始授以隱公經傳補注一卷曰是未敢自信以子請之勤可先覩吾書大略耳旣更亂離違函丈者三閱寒暑同治癸亥夏復得侍於瀍濱客舍曰吾書首尾略具矣曩子所見十不存六七吾益以知此事之難也又曰傳稱梁鄭正其名石鶂盡其辭豈惟是一經之通體抑凡學者所當究心焉吾猶未敢自信也他日又錄示莊元年傳補注論性累千言曰吾自問於體驗功少子好深

思其爲我熟復之小子有所請未敢竟越二年又錄示今所定本曰曩者予言實起予今以孟子爲主而通諸論語殆不背於相近之指矣吾於昭十九年傳論爲學之序亦以內則爲主而通諸論語皆用意之最深者也予其識之自是每見必言論語與本傳印證處或指授槀本若干條使讀讀或反覆不能下必曰得毋猶有疑義否蓋先生於此見愈質而心愈虛歷二十餘年未嘗厭倦如此也戊辰冬始手自寫定越四年潔本成復塗乙數十事既又命工錄副又數數塗乙之乃舉全書二十四卷畀讀賜書曰吾此中甘苦舍子殆無可告語者今將授梓問世矣其不可以無言則又錄示所致德淸俞編修樾書略謂穀梁家學

已微甚私竊慜歎專力成書會萃見聞折衷一是於范注載其全於楊疏擷其要而一一指其違謬於鑒文佚注則從他籍弋獲於二傳國語管晏史記則舉其可相補備者辯其大相乖剌者於羣經及唐以前諸古書苟相出入必備援證於董何賈服韋杜諸說及徐孔二疏與夫啖趙以來百餘春秋家幷諸雜著一字可用亦必摘采有數說同者則舉其最先有已說爲昔人所已道者則改從昔人大氐風氣日開聰明亦日啟至近儒講制度訓詁更有突過前賢者要無取乎過鑿過巧此皆二十餘年來實事求是之意而究不知其眞是與否也小子兖經不學於穀梁傳尤無所窺測先生不謂其不肖使得掛名簡末又從而教

督之如此其何敢辭竊嘗聞先生稱莊生之言矣曰春秋以道名分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夫道名分者卽正名之謂也議而不辯者卽盡辭之謂也葢萬物載名而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皆名也名生於貫春秋則因任以紀其貫紀其貫而意有餘焉春秋則又委曲以表其意其貫其意名所由載也而紀之表之則辭也故曰君子之於物無所苟猶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也凡傳議經之所紀所表增多於經者二萬五千餘言宜若辯矣補注議傳之所議增多於傳者三十六萬九千餘言抑尤辯矣要於無所苟一也是故名有專有通曰義理曰訓詁曰功用專名也羣經所同也而統貫以異同詳略先

後離合婉直微著諸書法其密極於名字日月之閒則通
名也春秋所獨也皆不可以不辯也小子乃今卒讀先生
此書乃今敢舉此書之犖較爲讀者告焉有如道恆言也
先生辯之曰天人之際可言可行之名則義理備而訓詁
在其中矣推此類於全書則有若性命之原死生之說天
人虛實之應仁義人我之施王霸勤怠之所以分夷夏內
外之所以辨伊管之所以異術儒墨之所以殊途凡古今
講學家所謂反之於心而胥同推之於事而無不曲當者
皆爲之根據雅故別白其淺深而未嘗有鑿空過高之蔽
又如君子常稱也先生辯之曰伊尹所謂君國子民孔子
所謂人之成名則訓詁明而義理亦在其中矣推此類於

全書凡古今考據家所持論斷斷者若立君若世卿若田制軍制廟制宮寢之制冕弁之制喪葬祔練之制祖禰昭穆之制其小者若形聲假借近似傳譌以至一名一物一助字之用亦莫不貫穿羣籍擇精而語詳而其諸家聚訟之展轉不可通者若禘若祫若日食若五等封地六國年數之類則又爲之備論同異闕疑載疑不敢顓已是非巧求其必合又愼之至也葢先生初治鄭氏三禮於小學諸書亦徧歷其堂奧繼乃由博反約一宗朱子之學歸宿於此書故能義理訓詁本末一貫不少偏倚而功用出焉功用者其審端在正名其致力在盡辭而其大效則極於可正可變可經可權可以別等衰可以識時勢可以裁成庶

政可以平治四民是何也是經世之要務不外乎三者而一於書法之異同詳略先後離合婉直微著求之則是非之斷無弗平而眞似之界無或亂也是春秋所以爲聖筆穀梁所以爲眞傳而先生此書所以爲二千年來諸家之師匠也抑又思之名者以口自命人治之大者也春秋所治莫非朝聘會盟蒐祭嫁娶軍旅賦役之大經大法而其所命則至孅至悉卽所以稱其人者與所以記其時月日者亦井然布列於章句而不可紊非故爲是怪異曲折也今人述身事證舊聞或日決之月決之於其所愛敬所賤惡或官稱之字稱之否則名稱之彼其緩急抑揚之閒豈有成例而肖中以出聽者不煩春秋書法猶是已魯之典

策本於周禮周之禮無所不備將使後人各因其心口所同觸類參稽以爲勸戒固未有平易明顯之過於是者而積之既久聚之益多則物情之變又各自有其差次分劑雜然其不齊等而上之則仁不勝道之說也等而下之則亂極思治雖一節之可取亦以爲彼善於此而不忍沒焉益美惡始於相形而成於各足權以權輕重而輕重實生權度以度長短而長短實生度聖人之於春秋亦因其本有之差次分劑與爲權度焉已耳是故王在辭端必加天而文五年則無天矣晉文公一年七見其六皆爵之而其一則人之矣猶是尹氏也隱篇氏之成篇子之昭篇則又氏之矣猶是高傒也莊篇名之閔篇則子之矣猶是殺大

夫也於宋則不名不氏不目其人矣猶是序王人也於救
衛則人之字之且月之矣猶是會盟也十一公之會皆不
月而桓則獨月矣公與外諸侯盟皆日於齊桓獨不日而
葵丘則又日矣如此之類隨舉卽是使魯史之所記本若
是其錯出不倫也聖人何難整齊之使本整齊聖人又豈
無故而紛更之也讀者狃於後世史法但欲以據事直書
之說推測乎聖心無怪乎愈解而愈惑已且孔子之作春
秋非爲史也不獨心異其事亦不同何則史官載筆不出
一手編年繫事此不及待彼後不必顧前廣記備言取足
傳信斯普已至孔子託以見志則策書所載事實與其一
時禮俗教治之得失朝廷宮闈之臧否往來赴告之睽合

固已本末具存而其舊制之顯若畫一者又足因之以爲損益苟適於義無爲仍用其文故董生言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爲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此之謂也今更觀其舉舉大者如正隱治桓美齊桓傎晉文之屬數十百條一經之綱要也有所謂內外一疑之上下一見之者霸之興周之衰一爲而義足也有具一人之始終繁而不殺者文姜之惡共姬之賢不詳則不著也亦有孤文細事無關宏指又前後無所屬比而特存史文者介人侵蕭之屬是也蓋聖心猶天初無方體因物付物莫非化工論語弟子好學之對君詳而臣略聞斯行諸之告進求而退由於言且然

況在文字不然後世綱目之作先具條例可受可傳而謂
文學高弟游夏之徒顧不能贊一辭改一字豈通論哉然
則何以知穀梁之必合聖心也曰三傳皆出周秦之交皆
有所受皆託於孔子然左公羊之述聖言何寥寥也傳則
明稱子曰與其顯白目言者無慮十許事此一證也左公
羊所言趙盾泄冶伯于陽三事其意象不似聖人傳則多
爲荅述語不獨取郜大鼎用致夫人諸文灼然訓釋當經
也此又一證也抑梁鄭石鷁兩傳尤有明徵矣曰我無加
損焉曰故月之故日之聖人豈發凡起例自申其說哉亦
應問之辭爾史稱七十子之徒口受義指蓋卽此類而左
公羊皆無之是以知其可信也且春秋萬六千字其指數

千西河卒業共撰微言固必有質疑問難之事此兩條尤爲千八百事筆削之宗本故告語特詳用祛未寤而其餘采善鉏醜諸例與夫漢儒所稱因行事而加王心者則屈伸之志文皆應之舉一反三本無通義史乃謂其有所諱避不可以書見又何誣也小子曩讀舊注嘗請仿杜氏釋例意刺取楊疏以補范氏略例之闕先生不可曰經圜而例方難可具釋要在隨事觀理得其會通如昔人之訓論語爲倫次倫理爲經綸今古爲輪環不窮妙達此旨始爲善讀他日又謂近時張氏屬辭辨例編門目過碎義類太煩輒恐與聖心不相似然則古學三體五例之設今學三科九旨之分其必不免於鑿枘不入也亦較然明矣是故

學者欲求聖人之心必於春秋欲通春秋必於穀梁而欲通穀梁又必於先生此書信如先生之盡心平心而不自絕於希通也當必深韙乎斯言夫著書之難與讀書者所得之深淺誠不可誣也以鄭君之括囊大典而魏儒猶巧詆之以朱子析理之精審而或信或疑至今不能無異說天下之爲鄭學朱學者多矣又未嘗不區分時代矜守其一途而自知言者觀之固昭昭然猶白黑也今小子於先生此書穴知孔見鑽仰無成誠不能道萬分一顧竊以爲異同之見賢者不免而　治教方興瓌瑩碩儒亦不絕於天壤意必有合鄭朱爲一　其人者出而尊信表章之使吾道不孤絕學有繼則豈惟小子之私言哉聖經廢興上關

天運先儒卓論益不我欺也小子敢再拜稽首綴言以竢
同治十一年壬申夏六月門人桐鄉沈善登謹書

再書後

是書既脩定一時賢士大夫知與不知相勸助剞劂越三年遂付手民於是先生謂諸君子嘉惠之意甚盛不可忘則於卷尾備書之用漢碑陰記出錢例也客或私於善登曰若是其不類於釋子之募刻諸經乎而可乎曰是固紀實也奚而不可且先生以身世之多故而穀梁家學之垂絕復興也難故謹而志之亦春秋所謂變之正也奚而不可客笑曰有是哉人謂子好佛氏書癖固有至是者乎曰然然則子今殆進矣乃好春秋曰否始吾於佛氏書三入

三出讀先生此書而後乃今不復出子謂吾進爲否也且子獨未聞洪氏慶善之說乎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治[歷]者即周天之數以爲度是說也其於三乘權實之旨亦猶二五之於十也吾爲子言之子行復大笑之夫行事之迹其可見者也而周天之數不可見所可見者七曜列星之歷象而已其寓焉者也然且推步家舍是無以布其算則從而經之緯之卒之寄之俄而得其贏縮侈斂焉則又制爲里差歲差諸密率以求之益始亦雜候氣朔取足順時序列人事而已而機數既極還逮本原恢恢大圓亦幾一引綴而如在戶牖然則其寓焉者其即真焉者邪其諸佛氏所謂顯密不二者物固

莫不有然者邪以事迹求春秋何以異於是夫春秋者載道之文盡性之書而傳心之要典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以爲心與性道之無在無不在而不可以察察言也則生乎春秋而言春秋爲可目接乎魯史而言魯史爲可也是故始元終麟之千八百事猶懸象也寓也是其是非其非固其是其非之相形而愈出則賅而存焉亦寓也雖然有擬焉亦既身際乎其時而愀然不獲已於言矣而又謂此是是非非之相形愈出者均之未槩乎所欲言之與是卽與於戮之甚者也寓云乎哉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之謂也子休矣吾所窺測於先生此書者若此則未知吾果進也否矣客旣退以

資於先生先生曰善哉喻乎弗亦已察察言之乎盍并次斯語以貽後賢吾爲予分謗焉遂書諸記出錢之右甲戌冬十月庚午朔善登又書

記出錢

大夫君子凡以庶士贈資刊書此風古矣漢碑所陳出錢某人今我記之數踰千緡每者每者次第列寫銀兩銀餅佰百而下

江蘇按察使永康應寶時敏齋

廣西巡撫六安涂宗瀛朗軒

四川按察使歸安沈秉成仲復

蘇松太道南海馮焌光竹儒

縉雲縣學訓導烏程朱丙瑩蘭第
候選中書科中書烏程龎雲鎧芸皋
候選郎中烏程周昌熾咏六
江蘇升用知縣候補府經歷嘉興金涵蘊青
四品卿銜內閣中書南陵何愼脩子永
前臺灣道沅陵吳大廷桐雲
江蘇候補直隸州知州監利李慶雲景卿
太倉直隸州知州歸安吳承潞廣安
江蘇候補知府秀水錢卿龢伯聲
江蘇候補知府嘉善錢寶傳君硯
江蘇試用府同知桐鄉沈寶樾茂庭

浙江試用知縣上海潘承湛露圃
直隸候補知府門人秀水趙銘桐孫
門人附監于鬯醴尊
門人烏程鄭興森念枝
門人秀水張王熙欣木
門人上虞經元智鳳君
光緒二年丙子閏五月雕成門人姪壻上海李邦黻詜校

吳中甫刻工

謝渭卿寫字